澤堂集 別三

序引跋記墓誌

澤堂先生别集卷之五目録

序

劉生桃流臺詩卷後序
曹觀甫詩稿序
澤堂叢玩序
家禮剰觧序
草塘集序
陳北溪字義後序
玄洲遺稿序
谿谷集序

隋煬南幸圖後叙

引

書贈李直夫按察赴嶺南小引

跋

性理大全抄跋

裵博士家藏書簇跋

李留守松都雜記後跋

東岳集跋

字訓書跋

天命圖說跋

澤堂叢玩跋
金鶴峯海槎錄跋
疑禮問解跋
書紳兒北行日記後

記

氷心亭記
和順東軒記
宴超齋記
永言堂記
舞雩亭記

記書堂舊基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序

劉生枕流臺詩卷後序

吾拙業晩進不獲早交當世名能文詞者近乃自覺單陋來京師數月求有以就正焉則向者所歆豔諸薦紳佔畢先生淪喪太半其存者或以貴顯隆盛門陛深峻非有職事不可得而矖也方竊自悔惜斯路之狹而淺鮮之靡托也一日劉叟希慶以東岳叔父書抵余余得接識之劉固善爲聲詩得王孟體格餘力學士喪禮爲人敦厚柔直絶去詩人儇厲習氣在

滓賤中致大名不虛也又其所與交皆累朝以來風
雅之秀也爲余道其平昔從遊之樂諷議之美使人
亹亹忘倦怳如親見其人上下其間也嗚呼是亦足
矣抑吾東方文學之士至我 先朝號爲最盛蓋由
風氣晚開法度始備考其高下其類於唐天寶之際
耶楊子雲有言士有不談王道者樵父笑之此漢代
之盛也今叟特委巷之細微爾乃能用藝文自奮卓
越其等伍百千輩與名公巨人較長短得失於毫釐
間而或過之則先時化道之所漸染可嘿識已惜吾
不及其盛而薰炙之幸叟不貴顯不淪喪白首茅屋

下袖詩卷出無所之乃得相遇而喜相契焉夫可謂良自苦人哉叟又出其所纂桃流臺詩文一軸以示余凡劉所蒙識皆有賛述劉作亦什伍其中以其收拾之晩也如蘇老鵝翁崔白諸詩不預焉然已多且旨矣其於劉才叔之縕水樹之適縱横敷列燦若寶肆斯文與叟名當不朽余何用賛一辭特叙余求益之緩而以猶及見叟爲幸後有幽介之士盍相爲嘆之時萬曆丁巳孟夏下浣德水李植書于市北寓舍

曹觀甫詩稿序

曹觀甫少習博士業時時從余作古律詩不甚工也

余頗與爲斤正未久觀甫擧家入洛成進士赫赫有場屋聲人咸曰曹子近必大貴顯矣而不使流落江海暨從役于外尋常行止輒與觀甫相左雖未嘗一日合亦未嘗一日忘間獨竊怪觀甫才名日盛而特未脫諸生之列居然八九年矣豈其業之或不專耶將所謂命運者爲之祟耶何其進之始銳而中躓耶往年秋觀甫終外服在京余適逆旅無事得一再相就紬其篋得所爲古律絶數百篇疾讀數過撫卷而嘆曰嗟乎此公之所以始銳而中躓者哉夫詩之爲技不專則不工不嗜則不專專而工焉則於他藝必

不周況其陵轢潄滌昔人所謂眞宰讐之者又或操其間耶今公之詩格以法雅以該清醇而厚完其方進而未已若笙簧始奏激越堂宇騏驥啓途轡銜挑擧鸞鳳回翔而太虛無閡也借曰不嗜不專而能致此者則吾未之信也向使公專力經生業如始擧進士時必能釋褐通籍爲少年達官已久矣今溺是技也尚徘徊散班雖年齒未暮顧始初期待者則已過矣嗟乎以觀甫之豈身碩德克之以世門未艾之福猶若未免於詩道之累焉況孤根薄相險釁蹇劣如吾輩者乎雖然觀甫之少蹶業已償其詩債而以其

初本今作令

才學理趣於明經制策可無學而能則方將一舉兼
得被其聲於廊廟朝廷以大擅聲譽豈如吾輩謳
吟苦思以終窮者倫也苐今觀甫不得前此八九年
爲少年達官若可憾於詩者然玆所儲數百篇亦足
以横厲一時高攀千古則其利害得失之筭以觀甫
之明必能辨之姑書此弁其首時已未菊秋日

澤堂叢玩序

余性不解書由不解故愈不喜鄉居四壁徒立一不置
一帖古跡反以省事自諉矣中年謾讀朱夫子書見
有書畫題䟦甚多始知聖賢據德游藝不厭賞物有

如此者而乃其評品之旨則不惟分別古今雅俗往
往並舉其人與文權衡去就如以王右軍不書樂毅
報燕惠王書而書夏侯之論爲怪又擧劉共甫論魏
武帝顏太師書帖之語有感於忠姦之辨又聞秘閣
有邵康節所書陶靖節詩托友人摹傳曰聞其題目
已覺淸氣逼人又嘗亡弘演寺碑本與鄉友賦其事
仍要黃銖子厚隷書其詩曰彼死胡鬼之文何足道
哉如此類非一二蓋亦莫非敎也因是竊有欣慕顧
古書蹟未易聚集前輩名家日已凋喪可求者鮮在
嘗欲取濂洛關建精理名言數十篇博求當世千里

之內賢人才士以書名者楷寫編錄朝夕寓目焉則
蔑其少釋平昔僻陋之慙而傳爲家寶亦重矣歲辛
未出守杆城過辭同朝數公請以是爲贐則或肯或
靳歷數年而僅得若干篇旋遭大難斯文掃地奔波
之餘兒輩幸保此書聯次成卷卷中人太半作古亦
可悲也其有闕漏字句且令床東趙君補寫趙君亦
自寫二篇以足之而卷秩稍完號之爲叢玩噫余所
重者人與文文之所載者道也卽其書體雖或有不
逮古人名蹟者而取重譬輕求有補于身心則是卷
之傳比之摹臨王趙諸帖顧不勝耶此本朱夫子意

也崇禎己卯冬日澤堂李植汝固叙

家禮剝解序

家禮一書乃朱先生中年丁祝夫人憂在寒泉齋舍所筆定而旋被童行竊去是時先生有慱通大備之志故且就時所執守而參用俗禮以從簡便且不及脫藁而佚要爲未完之書也是後先生專意通解禮書故不暇重繹及此易簀之後傳本晩出知舊門人有未盡識者則是書幾泯而僅存比之先生諸述作最爲微小然自是以後學者所講說尊尚莫先於是書而　皇朝編入性理大全與六經四書集註並頒

之天下遂爲垂世大典噫斯文之興衰豈非天哉我
國之尊是書實自近代老師宿儒家自增註窮閭士
庶舉知從事其道廣矣顧其採輯論說詳畧不同長
短互見加以數經兵火篇秩之完者亦鮮矣識者恨
焉吾宗丈默軒公師事寒岡鄭先生志專文獻慱觀
先儒論禮諸說取其切於証解者撰爲二冊其於儀
之爲經記之爲傳本末源流各極其詳其他僻文奥
義難於造次稽考者殆無闕遺然猶謙晦節遜不以
意見創通於其間可知其達於禮之本矣公歿之二
十餘年仲氏祠隱丈手校寳藏間以示余且屬以題

跋竊意此編幸不泯而行世則其爲晦翁之羽翼亦大矣姑書此以復焉公諱芬字某夫提學貞靖公諱邊之後也少以文行名被薦爲王子師傅晩登大科値世屯難官纔騎省郎中云崇禎庚辰秋杪宗人李植再拜謹叙

草塘集序

草塘具公諱宬字元裕早用文學登臺省其詩文屢冠玉堂課製方擬湖堂儲養之選而尼於黨目雖以扈 聖功令推遷至宰秩而世議益隘遂並其文華而詘之公且黙以書史自娛不復以詞章競於世間

雖應俗為詩未嘗置艸曰毋為後人錄末貴也今見其家傳遺稿止此一卷較其平日記識之博才情之美不啻文豹之一斑矣然其詞氣雍容結撰縝密絕無衰季矜巧騁奇之態則後之深於詩道者當自識之矣嗟乎公以一傳語臺席之失終身困橫無論一時齮齕者堵立即其曹伍株連之間動以樞機病公者亦衆矣然公忠勤著於板蕩節義彰於昏濁 先朝有錄勳之教 當宁有褒忠之贈昭于竹帛炳若丹青雖厚誣橫詆之言有終不得掩其實者則文詞之傳與不傳識與不識不足論也植幼少從公學蒙

公提奬最深故郎君命熙樞公俾識此卷端是爲序

陳北溪字義後序

陳北溪此書名目不見於本傳亦不傳於我國頃年金學士世濂道源奉使日本始購得之蓋自江浙海舶轉入彼國也時不佞方輯字訓書聞而喜甚亟借而觀焉則乃類聚洛建精微定論附字義以約說爲聖學體認大公案不惟小學童習之書而已也今者道源出按關北將謀梓刻行布故仍爲之校定而歸之噫噫古來性理名義先爲異端謬說所汨而道術遂大亂自子思孟子以後程張諸子繼起而明之至

文公大備而北溪其文學高弟也草廬吳氏彙例以訓詁精密斥之則此書之作其亦異學之强對乎我東人方言自異凡性理等字譯解全欠指的喚東作西認賊爲子者皆由是也幸賴道源之表章此書使經生學子舉以從事則其爲正學入門之助豈膚末也哉德水李植謹誌

玄洲遺稿序

昔蘇長公論文以孔子辭達一句爲宗旨說者謂達者達其意也詞止於達不必宏肆奇麗之爲尚是固然矣然惟物之不齊理之殊也意有遠近辭有險易

自虞夏商周之文尚有渾噩詰屈之不同況由屈宋以來六義泒分羣軌並騖均之各言其志無關於理而輪轅之飾致遠虎豹之斑章彩斯不亦文之至哉國朝敦尚經訓文詞爾雅韓蘇之文以近爲範而秦漢諸家宏麗之體猶未備也逮隆萬以後作者數公一大振之惟時繼而和之者有玄洲趙公蔚爲名家其學於古無所不蒐故其文於古無所不備上蹈兩漢下籍六朝而不失孔氏辭達之旨旣俯就場屋大擅屠龍之譽其應製館閣之作皆倚馬立成而一時諸彥莫之先也世方期以狎盟文囿揭旗鼓先多士

而沛有餘地矣不幸仕不遇時浮沈州縣數十年其有得有喪欣戚不平一寓於佔畢故其出不窮而語益奇惜其天球弘璧翳鬱於蓬蒿沙礫之間徒使田氓牧豎見其光怪而疑駭之豈知爲東序之珍照乘之寶而承奉之哉今有克家二郎君得保遺稿於兵火之餘叙次爲秩以圖琬琰之傳余每讀而偉之就評其略騷賦則步驟楚漢散文雜著則格法左馬偶儷之篇則深得徐庾聲律詩大篇廣韻則杜韓馳騁之餘也惟近體律絶不甚著工而亦皆奇拔自得不落宋調揔之光景高朗材幹瓌瑋其縱橫奔放若不

可畔岸而融化屈折各有體裁往往情豔機動境與
神會若箜磬相宣而有遺音噫公之於斯藝可謂富
有之矣至於鄧林時有朽株武庫不無刓鋒古今大
家所不能免而後生竊識妄生疵摘若是者公既已
逌然任之矣公之所師友盡一世宗匠最與深者吾
東岳叔父及石洲權公而踈菴任君爲其次公之文
兼有數公之長而無偏至之目可見其大矣植也村
學晚進汨沒訓詁中年雖獲從公遊荷一言之提警
其於古文大家常有望洋之歎自不意承乏負乘血
指詞掖玆豈非世道之慨也令二郎君索以序引殆

是以官而不以學佛頭鋪糞可無怍乎公諱纘韓字
善述天稟絶人有文武材略其吏能之少試於下邑
者焯然有張趙龔黃之風其發於文章者蓋有所本
於乎惜哉辛巳初冬德水李植再拜謹叙

谿谷集序

世必有英粹聰睿之資而加之以宏博正大之學然
後其發於文詞如紈素之施丹彩泉源之注池沼本
末相須華實相副不期文而自文古昔聖賢立言垂
世者皆是道也外此以爲文雖奇僻以爲古藻繢以
爲華比之偏伯閏統謂是全體正宗則未可也我東

人之詩文啓自唐季其始麗縟而已豪傑代有沿流
泝源至于 國朝館閣薦紳先生以經訓理趣爲尚
而取裁于韓蘇則典刑備矣近代諸鉅公力去陳言
視古修辭追軌乎左國班馬則變化見矣然而本經
者蒼鹵而近俗騁辭者鉤棘而類俳求其合而一之
融而超之蔚爲一代宗匠而無愧古昔立言者其惟
吾谿谷張相國乎公資禀既異而充養有得神清氣
完德符於行早歲蜚英經歷艱險晩更勳名際會出
入謀猷而乃其平素所存則專以文學自任其爲學
精邃經書而淹貫諸子史上覸下逮聚精擷英所蓄

富矣而思不踰格氣不累調其出之也肆筆成章左右逢源其理則孔孟其材則秦漢其模範則韓歐大家以至騷賦詩律各臻古人閫奧絕無世俗奇偏飣餖之病粹然自成一家語於乎公之於斯藝可謂盡善具美而無遺憾矣公之遺集十六冊曾經公手自刪定江都之燼什缺其一二胤子善澂收拾散稿追補完秩方入梓于光山而牧使李君恪實相其役斯集之行豈非斯文之大幸乎善澂以植獲忝牛耳屬行屬以糠粃之導噫公非我輩人其所抱負樹立非斯集所能盡亦何待贅言僭論而爲斯集重也只以

疇昔所講聞於公者揭于諸公叙述之後以備後學師慕之一助云

隋煬南幸圖後叙

右隋皇行幸圖今爲綾川相公家藏鹵簿舟車之侈靡河渠宮觀之壯麗彷彿當時境界數尺幅面便有千里意象矣余竊思古人圖畫必左右分寫善惡前迹以示勸戒國風之不刪鄭衛者亦此意也漢成帝方與嬖幸宴飲見幄坐屛風畫紂醉踞妲己爲長夜之飲問侍中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以衆惡皆歸之說成帝因此稍厭宴遊復修詩書之業此

猶見畫而知戒者矣高麗忠烈王夜宴香閣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遊宴安可不及明皇自是遊宴益甚此則以可懲者反爲古事所謂人性之蔽亦與古異也北京新破侯家屛軸散落市廛如此等畫本人多見之豈其所尚者不以爲戒而有慕效意耶嗟嗟悲夫煬帝巡遊不返家國俱覆至於父子併命而不相明幸有遺裔今尚族處于南而諱本改籍羞認其祖其遺臭流惡如此而後人不鑑之則惑矣此本方舟鬬雕龍錦綷豹尾中闕從騎嬪嬙其視當初事迹百不備一猶使人眩耀心目

且畫品絕妙人物器仗纖巧曲盡生意飛動見今東方無工畫者固不足比而評之卽如前代安可度葦似不及遠矣觀此者當賞其繪事之工而興亡芳臭姑置不論可也

引

書贈李直夫按察赴嶺南小引

丁卯回鑾後植早知國害未已而家族難保欲令妻小奉老親歸耕海山深處而難其地因送從叔葆汝公出守嶺左野城有詩云社稷顚危際封疆震蕩年男兒義當死骨肉計須全聞說真仙境今歸太守賢

孫忠十口累早晩見哀憐云云其後弟甥輩謀於野城西村築堰卜居竟以老親不堪遷次而止今屬再訌闔門幾不免雖欲復追野城之計已晩矣李使相直夫氏出按嶺南臨別索余贈言噫吾儕已爲孱人縱不能死談何容易仍念直夫氏與植生同志仕同朝各有老親同修壽禊其欲擇地奉老之計又同然時義有不容自逸者直夫旣縻於藩節而余又迫簡書回朝俱不獲朝夕溫凊況望身與偕隱乎仍爲直夫誦此詩而並書所感如右或曰顏杲卿百口殉難陸秀夫驅妻子下海是詩之云得無近於呴呴孳孳

者乎曰彼二子所處地當爾耳昔文丞相將母行師及其拘紲北行尚以告先太師墓惓惓立後事其於倫理豈不兩全乎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而已處置得好便止以竢命可也直夫氏明知去就是非之分又與余同患故聊爲畢其說

跋

性理大全抄跋

右性理大全抄書經始於甲辰仲秋間多作輟至今年乙巳仲春而畢視元本十分而取一也遂分三卷粧績取而觀之其中繆誤者有五蓋此書大全浩茫

不可涯涘而病不能熟複精擇忽忽一覽之頃就其意到處抄錄故或有癰齒且使李廣不封也又當初覽時身病猶未甚故多取新奇言論以爲决科計也及至病愈痼業愈退無望於閑事則雜取名言之可喜可敬者以遣幽懣亦見前以衆人後以國士也右二條駁雜之誤或恐其元本之見推或怵於絃數之不足蒼皇結末右二條疎略之誤由其權衡不定丈尺易差數者之愳左右搖掣又書寫者往往遺漏所抄科段並上四條及此爲五也是以一年潛味未免苟完可惜也然是書大全三百餘編無非格言至論而不可取舍也今所錄亦

哉哉乎多矣又稍精要如天之福假以年數歸卧田
舍庾入思議也否姑錄始末以識之且爲抄書者之
戒焉是書元本主友人申纘仲氏也書寫者郵吏趙
忠輔趙文廷也是年仲夏日志

裵博士家藏書簇跋

裵博士益烈出示書簇一軸篆額曰羣臣題名蓋其
先大夫郎儀曹時所作侍宴圖也其下方列名處經
兵亂破裂不可識可識者惟圖耳亦不知爲何宴儀
也博士補而藏之要余記一語余記頃者侍今 上
勳臣會盟宴三公以下至二品位東西六承旨位南

左右史伏檻外堂下官在庭將士殿上下夾陪伎工
庭奏略與此圖同嘗聞 宣廟尙儉君臣無大宴會
惟進 大號宴羣臣方一大擧又許用妓樂殆是光
國受號時事乎不然不應如是備也自兵革以來
君臣禮宴益罕後進學士不習典章儀注 朝廷有
擧動只憑吏胥口頤或推移踈缺安知更數十年不
尤舛訛也哉裵氏文獻世家此圖之藏豈但彷彿昇
平文物之盛以聳後來耳目他日司禮氏有所考太
史氏有所採亦將於是乎在矣裵大夫諱應褧仕當
宣廟朝官至牧使博士名尙益戊辰二月念德水李

植識

李留守松都雜記後跋

余觀高麗史所記君臣上下淫僻妖誕之狀甚悉疑其風俗人材不類古昔及見古都人民類質實敦愿雖俗好商販亦能勤力致羨逐時而不鬪爭男女不喜冶遊里閭無倡妓其室廬衣服飲食之制尚守舊國之遺不隨世以變遷當革除初衣冠之屬不從從則逋播故其民無門第貴賤之別銓格素鄙夷之然往往挺出豪傑才德技藝爲一世雄者多矣卽麗朝人材風俗槩可想見而作史者視爲勝國務存貶剝

則沒其實矣判府事竹泉李公嘗於留莞之歲雜記前後聞見書爲一冊皆鑿鑿可傳足爲後日監戒雖異聞奇談非有關於世敎則無取也又辨證麗末疑誣之筆頗晳噫此亦實錄也作麗史者反有所不逮矣獨恨其所紀者少豈愼密而慮其煩耶竹泉公居第養閑閱歷世變而神明不衰尙能推此凡例掇記當世名人才士文物風謠以傳之其人其有功於文獻豈淺尠也哉旣已勉公且識之卷尾時崇禎丙子暮春德水李植再拜

東岳集跋

東岳先生既卒猶子椊仲木方倅完山亟謀梓行遺稿植以時艱重之仲木曰正爲時艱故耳若全稿逸後學何述焉遂殫力僝功而方伯元公子建斗杓具公景輝鳳瑞府尹吳公汝擴端韓公振甫興一前後相其役數月而訖工凡廿四卷惟未第時作追拾爲別集二卷未及附刻而仲木以喪去官矣嗚呼先生抱負經濟材志而早躓於世其所慨然以古文詞自奮者猶是第二件事業而又不及提衡藝苑儀式儒林初年僅一當華使暫知外制而罷至於棲遑厄窘出入賢勞鞍馬舟楫之間感興諷刺發之以聲律者

初本徒下有然字

乃先生之下駟而世亦莫之先也卽諸公所爲寶惜欲壽其傳者夫豈徒哉先生文會傾一世雕龍之評不無異同以余所耳剽者白沙李相公稱其詩拓基軒地噓焰爇天渢渢乎正始之音元白以下不論也滄洲車公萬里雲輅稱其出韓入杜雄拔鉅麗望之如衡岳無雲洞庭不波九畹李公立之春元常私謂植曰子敏少與汝章齊名然子敏積學築址由鈍而銳其詩如黃鍾大呂今非汝章倫輩也先生亦嘗戲言若以諸君詩比之三國人才則吾爲司馬氏矣竹陰趙怡叔良以爲然植於先生從子也徒弟也竊慕

桓譚侯芭之贊楊子略採數家説以證後來公案若其德行才術出處大致則有傳誌在玆不贅崇禎庚辰正月上元從姪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事李植謹跋

字訓書跋

晦菴先生門人程正思端蒙初輯字訓先生稱以爲一部大爾雅許之之辭也少時見其書不過數十字一字註各一句甚簡略蘇齋公爲諺解或刻板而傳之今亦不存矣頃歲齋居間與友人説經書每患其曹

於字義而並文義失之因輯是篇以代口講顧兵餘鄉僻載籍未備無以正其踈繆是懼觀者當有以恕之也大槩凡事物莫不有字然以形器而爲名字者舉字指形心目便了若性理等字無形狀方所之可指且本一物而分以爲許多名字前代之註說不一外國之方言亦異非深明字義常目在之則雖終身博誦經書或至於面牆擿埴者多矣先生與呂東萊書正說此理故並附見焉己卯九月初吉德水李植謹書

天命圖說跋

秋巒鄭處士名之雲字靜而所著天命圖說舊有板本行世自兵難板燬而傳本亦絶學者佀據退溪集中所傳圖本推認位置而不見所爲說故圖亦晦矣余偶從民家得一本適全州大尹韓公振甫方鋟其先大夫久庵公文稿余謂久庵談理文字與處士圖說有豆㪇處若並列而行布則後學之幸也韓公肯焉仍念此圖說非處士所自作乃慕齋思齋兩先生之說非兩先生之說乃濂溪太極康節先天趙致道誠幾程子見心學等圖說也又折衷於退溪先生蓋合而一之兼總包擧天人之理備於是矣顧以處士

潛德早世無子孫徒弟以爲之後故世多忽之至以此圖爲出於陽村餘緖吁豈其然乎今幸此本未泯有志於學者果能卽圖考說有所融會焉則當知此書之有益於身心而非東方苐二件文字矣惟板鏤紙印以廣其傳習是後人責也處士行業大略有退溪擴誌祭文可考此不並著焉時崇禎庚辰暮春德水李植跋

澤堂叢玩跋

余既抄濂閩訓說之文求當代名人楷法作帖號爲叢玩仍念槐院寫字官等從余服事最久其書務倣

洪武正韻雖爲名家所輕而方正謹密古所未有
皇祖同文之敎豈偶然哉仍輯古來忠臣賢士性情
所發名篇偉作使以其法寫之惟蘭亭赤壁則臨其
本蹟亦其流輩中善手也合爲次卷置之几案足令
人寓目興感不但書格之可敬也北渚金相每稱寫
字官多名筆如李海龍者不下韓石峯而世莫之知
以爲可恨又聞中朝士夫家多藏我國洛揭字本以
爲寶我人購書則或出而示之王鳳洲有評云紙如
截玉字如點漆可見二百年事大之誠我　宣廟甚
愛此筆書李海龍李福長李景良等五六人以寫進

易經重被激賞其書絕玅令殉之室皇云噫書之爲藝至此足矣又何必曰王曰趙古今雅俗之强解哉

庚辰伏夏澤堂李植跋

金鶴峯海槎錄跋

世稱鶴峯金公有剛直忠義之節而其使日本聲烈尤著植自少時已耳剽而心豔之玆者公之諸孫將以其槎錄抄本入梓行布而金吏部孝仲氏以植叨忝詞臣屬以題跋則非其任也惟公學有淵源通經稽古以措之行業其於文章固視爲餘事如植者又安敢以危言而駢拇其後也雖然誦其詩讀其書不

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不可不論其世今据是編遡
求當時事變寧無慨然尚論者乎當倭難之始兆也
朝野莫不疑懼其行李之遣姑以塞其請而覘其形
非深相信而篤於交也彼方啓其侮狠跳踉百態同
行二公刼刼改操適以忩其凌藉而公以一介輔行
壁立其間截然以禮自持不挫不激使彼心怵魄沮
至自戮其僕以示摧謝則一行之中惟公一人是賴
及其回奏也同行欲文其詘辱之失而張皇已甚公
與之折難雖不免詞語之溢 朝廷初不以此罷脩
召寇而勢傾機迫一敗塗地則公且末如之何也已

及公提孤軍保一隅萃渙攖鋒使敵人有所畏憚而不敢肆則大嶺以南亦惟公一人是賴式至于今彼猶懷我好音慕我聲教非復向時之跳踉凌藉而前後使价皋以公之行迹爲表準雖人品或不逮而乃其不辱君命則均有焉公所謂一國以一人重一人以一言重者至是益信噫君子大居正正其誼不謀其利此豈庸人淺識一時計較之所能測哉觀於是編詩若文詞氣峻整議論明白讀之凜凜可以想見其人傳之東國當爲使臣百代公案先儒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者斯爲經世之文也又何待贅說之贅哉

疑禮問解跋

古所謂曲禮三千者非必其節目之繁以百千數蓋禮之變者參半其中如曾子問一篇本非常行之禮而既預講素定著在方冊則其變者乃常也惜其傳於後者絶少秦漢以來諸儒收拾編纂至于有宋折衷成書其數略備而禮之變者多出於所未講玆豈非後賢之責乎吾東文獻前代無徵禮樂之興實自我

朝百餘年間大儒繼出遺文畢集而後衿紳彬彬樂節相益習俗爲之丕變今雖兵戈創殘委巷沽喪之家猶秉朱禮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沙溪金先生

學事牛栗兩先正自幼篤志于禮研究講磨至老不
懈知舊門人從而質疑者衆先生博稽有素答問不
窮未嘗師心義起必根據衆說推類比意要歸於定
論凡禮文之變品節之宜殆无遺蘊矣先生既卒長
胤承旨公承德述事裒聚爲書今以疑禮問解一帙
將入梓行布其有補於禮經甚大矣植非知禮者徒
以職叨太史見屬以叙略故不敢辭焉然植亦有感
於此者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也竊瞯先生之於禮也非惟講解而已
固已身履而家習爲平生律度故其德崇業廣羽翼

斯文為後學柯則有如此者矣後之人幸毋褻此書必若先生之躬自踐修方有疑解而知行並進成己成物之功亶在是矣於乎是豈可易言之哉姑識此卷端癸未仲春旣望德水後學李植拜書

書紳兒北行日記後

甲申七月余以都憲乞暇省墓在砥平東谷將上章辭職忽被禮判除 命當送質子闔門愁痛親舊致弔然以質子故不敢避即入京就職是時北京蕩殘燕薊大饑瀋都遠遷主客俱困而 世子捲質子從行覊寓艱苦比瀋百倍一家薪米之費一日數金而

不足此則諸巨室所共憂余僑居壁立無田宅臧獲可謂豪家計為最貧兩僮一驢供卯申不遑萬里裝送爲最困紳兒年甫二十三素羸悴多疾常患感嚏厭淡食生不識行役其身為最危由瀋抵燕三千餘里夊爲荒磧曠無行店新經百萬遷徙沿路草木皆盡烟火宿食爲最艱時當正冬雪深三丈野宿數旬非不習者所耐其行止為最苦然無可奈何迫而遣之貸銀布借奴馬粗辦行資往費十不備一旁觀者爲之捫心 初與節使崔惠吉金守玄兩公及兵判具公側子欽約同行欽賤丈夫方強壯多持貨物與紳

爲外親尤所倚賴及至瀋陽衙門令使行先發具子
又託妻孥乞留瀋不前皆譯輩以賂厚薄而低昂也
紳獨與朔膳軍官曾所不知人隨發形勢大狼狽九
死十生僅入闗門而　世子與質子撤還之報遝至
紳承令回馬朔膳軍官與護行胡將仍前進紳又失
同行宿留闗門數十日寄寓無所言語不通又闗內
經大亂多偷剽殺掠動被色目人侵困其狼狽又甚
尚賴紳也初不沮喪自運心計強飯耐苦避趨有方
又以久留闗門故驢馬得少休養扈　駕回程諸質
子及有所資借在途五朔計程萬里而一行人馬皆

得全歸前後行人所未嘗有也兒初過關西方伯金道源報書云一行奴僕愚迷無一事可恃弱人獨行恐不能支及過瀋指燕淸陰遲川鳳巖三相公見其孤危報余書亦大悶傷凡自北先來者皆云其行中返馬力必盡恐不能全家人聽此孰不爪掌切怛始若鬼訌而終若神助何其異耶吾前後與兒書云吾事國無狀國事至此又叨冒正卿致汝此行皆吾罪也然吾平生怕做熱官一味退步又未嘗一念逢世世亦侮且訾之以此宦途多躓而畢竟致此高位者以文字虛名爲祟也然吾於文名尤不自喜從幼至

老未嘗以一句一字求多於人過實之評非吾意也汝在兄弟中又不憚自請而行此順德也上天甚神豈宜以吾告而殃汝身恃此而已又占得井之彖辭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噫此豈人力也哉兒行有日記大略備矣後之覽者不無監戒慨嘆於斯故附書其後以存之

記

水心亭記

余歷海右登臨西岳踏沙汀窺龍井入鰲島觀十二奇峯西眺大瀛海嘈然歎曰壯哉蔑以加矣顧迺荒

絕幽閴無居止臺舍以庇人其斯以為歎乎既還從海道抵首陽南江尋見其所謂水心亭者盖尹斯文東老所築云亭在海岸陡入處南江受潮汐渺漫淪漣環其前左其閭連山絕嶼曲渚斷壁殆十數亭邊樹以松幾千株靑蒼若雲屯余又嘆曰美哉佳觀也華構也二難合矣其斯以為甲乎後旬日尹丈以亭帖諸作來示余于逆旅且敘曰噫噫此吾栗谷先生之所樂也先生之末卜石潭也欲居南江者數以無土田而止嘗作小亭扁之以浩然以時挈冠童風咏而歸先生歿而亭亦就燼某以白首老門生畸於世

國家遭亂以來益厭宦遊幸有遺業思就閒曠惟瞻想丘墟若在函丈間粤以某歲遷居起亭于浩然基之南以寓沒齒山仰之情初非富觀覽而爲之也其名以水心蓋取秋月寒水之義用以自儆耳聞君甲我亭盍以一言以揚之余蹶然跽而讚曰至哉誰與玆亭埒者人者地之主也聖賢者人之秀也有地而無人未完也有人而無賢未至也今公擅山海之勝兼荷老先生之遺澤語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小子狂率何足以揚之萬曆丁巳至月下浣德水後生李植記

和順東軒記

昔漢朱邑自桐鄉吏著廉名積官至大司農爲漢名臣及病且死遺命葬桐鄉以爲民必奉嘗我後卒如其言云德水子曰朱仲卿循吏也然未聞道也夫治民而使民不能忘是伯者效也死又以俎豆煩其民其於道也遠矣吾友東萊鄭君則宰烏城垂十考清淨不撓幾與百姓相忘而治常爲湖南最 上下書褒美一縣榮之君則憮然若無與也顧嘗即其衙館之東拓爲小軒前俯小郊清川暎帶坮對萬年山蒼壁竦峙瑞石諸峯環列其外軒前後竹篠數綠叢梅

交映君幅巾烏几嘯詠其間嘗謂賓友曰吾滯官于玆無勞績可紀惟是溪山之秀風日之美乃余所以久留而不厭也後之人有能會余之心而追余之樂者苟無廢斯軒延矣嗟乎君子之好尚當如是也其高情逸韻豈組綬鈴牒所能係縛而比之仲卿區區求食桐鄉者可異日道也烏城地僻俗淳士民服君敎訓有素他日瞻峴首之石表尹公之亭以思咏公之遺德於斯軒亦可卜也

宴超齋記

大凡恒情所處而安則志有所滯性從而汨雖其煩

簡靜躁處地之不同挾册博奕其歸喪羊一耳山林
遁隱之士處閑曠安素樸自以適志矣然一有所滯
終不免夫汨故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之喻即處富
貴華腴者其有甚焉可知也駙馬都尉玄江公以奕
業卿相家身居戚里位亞台鼎當今人臣榮貴少居
其上者然公若不有諸己自少服儒攻藝以詞翰自
娛居第近木覓之麓嘗即其正堂門側闢齋三架度
書軸畫閣筆硯諸具于左右公退嘿坐翛然若遺外
軒冕而出於埃壒之表一日植造公晤侍竊嘆公早
處榮貴華腴而能不滯其志有如此者仍記道經雖

有榮觀宴坐超然之語請以爲扁公喜而許之且命植說其義然植素不習老氏書愧無以爲說或語植曰玄江公素有高趣雖居城闕是其志必常在高山流水清曠之境是所謂超然者耶曰否是乃程氏所戒坐馳者也欲無滯於所處反有牽於所慕豈公之志哉然則何以謂之超然耶曰超然之義惟不滯於所處而無牽乎外慕者當自得之此正玄江公度內事余亦可以忘言夫是爲記崇禎壬申冬德水李植藁奉玄江台座下

永言堂記 辛巳

京都東去四十里楊州地境有天掛山以高而得名西迤為八谷山洞深而阜突鬱葱磅礴即綾城具氏墓地也葬凡六代儲靈發祉與國咸休國舅綾城府院君令主之夫人趙氏墓在焉綾城公冢孫名鎰字重卿甫作堂於其陽扁以永言以寓奉先追孝之意本綾城公栺也重卿生長綺紈習慣珍甘第宅繁麗之觀專在都内而顧順情典墳雅好泉石常以是堂爲藏修遊藝之所計其一年之間除覲省及他出入吊慶外皆在是堂可見其好之篤而居之安矣堂規雖小臨溪環麓花木池沼皆可怡悅重卿專精詞翰

嚌馥玩光方進而未已首作七言近體賦其意詞苑諸公咸續和之余嘗謂世之溺華腴而厭閒淡者固鄙人俗狀不足道也其或不然者必欲長往遐舉羣鳥獸而絕人倫其爲畔於道一也今所謂永言堂者即先隴而開泉石跬步家庭而有鹿門匡山之致於以研究大業以顯厥世是尤孝思之大者余故樂道其事以爲諸公糠粃之引焉重光大荒落覓秋澤堂李植汝固甫書

舞雩亭記

蔡別提詠而新卜居洛江之雩潭求薦紳先生之文

以志其勝自作歌詞以叙其幽致且屬余狥續亭記
按零潭載國輿志距商山治二十里山之自嶺来者
得江而止窪而爲谷即君所宅矗而爲峯上下皆石
曰玉柱峯峙而爲臺上平可坐曰自天臺皆從土人
舊呼也江之經流遇山巖不能直瀉環洄而爲潭深
静不可測自古相傳下有伏龍故其地雖竒勝清絶
人無敢狎而居之以其舊嘗水旱有禱故得名爲零
不知何代事也江中有巨石狀如龜曝故呼爲龜巖
峯下有石窟可藏書鼓琴未有名此其大槩而他遠
近點綴朝晡景象見於諸記者可畧也蔡君綜慱竒

士探青囊秘訣以卜此居直與神物為隣平分風月共討魚鰕而無所懼此俗人之所不敢爭也其名亭以舞雩因乎潭也然而蔡君學通九流泛濫而無所歸宿故殆欲反而求之上遡孔門風詠之樂而尋其本源乎余意君之先大夫取沂字命君名此豈非先啓之兆耶夫山水之勝君自有之舞雩之趣君自得之不暇余一二談也抑余復有所感焉者君之高王父懶齋公用慱學壯節遭遇 明聖至勤銘鍾鼎而決意掛冠退居咸寧作快哉亭亭卽雩潭上游也世傳公坐化蟬蛻然識者以為公之急流勇退亦神仙

者流也今君始得一命不以進取為念將欲栖巖飲水龜龍之與友豈非繼志之大者乎嗟乎蔡君得其所矣先祖之遺則也先君之肇錫也可不勉乎余於蔡君先世有通家之契少讀懶齋公快哉亭詩竊有欣慕焉今老矣屬時艱稍定方思引年納祿歸骸故山雖晚可遂也因君是請勉為之書君其自勉而亦以勉余哉是為記

記書堂舊基

余再選賜暇三叨主文而以堂番未復假寓書籍於漢江故尚未見書堂遺址每歎爲今者待罪湖上偶

逢書堂舊吏金國者詢及故事仍與往觀從其指示而記之以備後考焉堂在山腰距江可一牛鳴地俯臨之若在戶下溪出左右崖谷凡四派有巖有瀑水不旱涸山皆沙石剥赤而舊則松翠覆之舍北一主峯獨圓秀上有松樹名望湖亭最占湖山之勝不待賛也正堂通計十二間右有西上房三間前有樓三間所謂南樓也左有東上房三間前有文會堂八間有樓有房地勢夷下自東房俯視其宇正堂與東房之間有藏書閣二間連棟而隔壁其北有報漏室室之北有測影臺所以記時刻警讀課也西偏牆外緣

巖逕而下架石跨澗引水爲蓮塘可數畝有亭三間
北有三重階種花木處也西房墻內有庖廚三間東
墻外有馬廐三間書吏房三間大門一間門下數十步
又引水爲蓮塘上有小亭二間以待外客也此亭與
庖廐吏房則皆一間四楹不比正堂諸房樓有前後
翼爲八楹而礎石埋沒不能點數故大凡以間數記
之矣金國言盛時賜暇讀書例選十二員分二番直
宿讀書大提學日課所製考第以上之月三宣醞則
有別製有賞格第一賜虎皮次豹皮馬裝胡椒丹木
等物官供朝夕堂員又需索內外官司無敢闕應此

則吾輩習聞前輩亦記之矣金國言堂員皆三司名官數遷及呈告故常不備番數或三四員而止而例給一月飯米十五石豆十五石内贍寺日供酒各一瓶鹽醬蔬菜柴炭稱是乘騶出入粧二方舟以待宴遊掌樂院供妓樂雖中書舍人司不敢先爭書吏九口使隸八口皆受料布堂屬摠獲八十餘戸環居堂側用以代吏隸而收其料布或收柴炭剩價并米豆餘數藏之別庫如文會蓮亭等役用此爲費饌物亦取此而贍足常釀酒數石不惟内贍供也國之言大槩皆是矣舊堂吏僕今存者只國一人年八十餘耳

聾而識未昏指說分明余幸其及見此人按此基而隨手記次如右仍竊伏念 世宗初以特旨賜暇無定員無定數吏卒供給無定額而被選之人各自勉學修辭無敢踰侈乃後設官司定規制其考課若嚴而養不免侈習不免嬉前後作成之效亦可覩矣目今太平無象斯文掃地堂之復固未可期設復之當有以裁之末流之弊可戒也姑識之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六目錄

墓誌

右賛成玉城府院君張公晩墓誌銘并序
贈承政院承旨李公明老墓誌銘并序
觀察使谷口鄭公百昌墓誌銘并序
先妣貞敬夫人尹氏墓誌
司憲府持平疎菴任君叔英墓誌銘并序
外舅贈領議政行玉果縣監沈公墓誌銘并序
吏曹叅判李公景義墓誌銘并序
宋處士樺壽李孺人合葬墓誌銘并序

月沙李相國墓誌銘并序

右副承旨梅湖曹公友仁墓誌銘并序

昭顯世子墓誌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六

墓誌

議政府右賛成玉城府院君張公墓誌銘 并序

崇禎巳巳冬振武元勳玉城府院君張公寢疾于漢京盤松里之第　上委太醫診視內藥繼供日遣掖庭監史審問越十一月某甲公竟不起　上悲悼輟朝爲之素饌七日中官致吊禮官致祭自襲至葬皆有司庀具明年二月甲寅永窆于豊德郡歧村先壠之左後七年乙亥特　贈領議政謚曰忠定女壻右參賛崔公鳴吉與門下諸公謀以爲公之事迹有國

秉在壙中之記宜託質直而寡辭者以稱公之謙德
乃以狀授故從事李植叙其大畧而銘之植竊惟國
家自經龍蛇之變南備倭西北防胡　宣祖大王寤
寐賢能在庭文武爭自淬礪于時公以一書生奮庸
偏鄰自結　主知進當方面之寄出入勤勞東西惟
命所至兵精財阜疆埸無虞遠　聖上反正之始內
虞未弭外寇方猖卽起公爲元帥出鎭西關而大變
遽生肘腋存亡之勢盖岌岌矣然公提麾下兵不滿
數千鳩集渙散不再旬而大憝就梟中外乂安此振
武之功所以與靖　社相先後合壇齊盟與國咸休

中興之業於是爲大雖以時勢之難不無利鈍然自
宣廟改紀以來迄光海之季名臣宿將凋謝殆盡而
獨公屹然爲國干城朝野倚望之重始終哀榮之恩
雖書史所稱古昔大勳全德之臣殆無以復加矣植
又焉用文之謹按公諱晩字好古仁同人曾祖諱哲
堅 贈吏曹判書王考諱季文議政府舍人 贈議
政府右贊成考諱麒禎沔川郡守 贈純忠積德秉
義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妣白川趙氏 贈貞敬
夫人公生于嘉靖丙寅某月某甲產時議政公夢斗
星下照趙夫人寢所覺而候之公已誕矣九歲遘疸

疾氣絶家人夢一丈夫扶公旁有老叟止之曰此貴人當立大功於世已而公甦既長聰明俊偉詞業夙成己丑中生進兩試辛卯別試及第權知學諭物論稱屈癸巳改選承文正字俄薦爲藝文館檢閱丁議政公憂服闋例陞主簿遷刑禮二曹佐郎司諫院正言遞爲典籍歷侍講院司書陞司憲府持平兼司書以言事忤權貴遞由直講出守鳳山時倭寇在境天兵南討一路廚傳大窘守令至見捶曳多避匿村僻而公不離郡舍需接無匱天將皆遜謝而去闔境晏謐 上聞而嘉之進秩通政擢同副承旨明年特陞

嘉善以左承旨出觀察忠清道入爲都承旨歷戶曹
叅判拜司諫院大司諫明年省覲海西會奸人搆誣
儒賢朝論變更公將入朝捄正大臣有以爲無益而
止之者遂引疾遞自是不安於朝以奏請使朝燕還
拜刑曹叅判出觀察全羅道入爲兵曹叅判丁未出
觀察咸鏡道秩滿復留一年比還適西閫缺朝廷不
欲獨勞公白沙李相公特重其任使人探公公欣然
請行遂爲平安兵馬節度使至則改定軍制置別隊
牙兵其所施設皆可久遠遵守閭延四邑中廢百年
奴夷侵占其界公以爲　祖宗疆土棄與外夷不何

問此邊臣責也使人徇之且給公牒曰卽有他虞以此示之去果遇虜縛以歸乃出牒示其酋酋曰此官人不可殺間延本鮮地我人居之非也卽撤去丁趙夫人憂服闋出覲察慶尚道丙辰海州誣獄起牧使崔沂以首罪被追親舊莫敢視公邀諸途次議定置辭以此得罪削職黜外久之叙復進秩資憲拜刑曹判書已未深河師覆諸帥被俘西邊大震謂賊兵且至卽以公爲體察副使單車馳往收召散亡移節度營于昌城以塞賊衝添兵繼餉邊情大定進秩崇政還拜兵曹判書時倖門成市而公稍以公道把持由

此權豪側目公知不可有爲乞暇沐浴平山椒井盡室而行仍上萬言疏譏切時政光海見之大怒卽謝病歸通津農舍癸亥始以八道兵馬都元帥起受命上親行推轂禮于西郊手寶劒下榻授公仍大賚將士以遣之公開府平壤節制而已賊适鎮寧邊所將牙兵降倭兩南戍卒萬數千極一國精銳陰結廢朝遺孽表裡和應反形漸露甲子正月因其子被逮殺使者擧兵與明璉父子合軍而東國內大洶會公久病不視事适意輕公公幕屬多辭連賊黨追命相繼适又以諜書恐動由此人各自危事且不測公開誠

布信從容若平日衆乃讙然賊諜爲邏卒所獲公引入卧内披衾示之曰能刺刺我不然盍爲我用其人感泣吐實卽以檄文付之還諭賊中是日李胤緒等四將散軍來歸賊勢始孤公力疾登城以待賊至賊旣恃有内應且畏公不敢迫潛從間路直趍京城公偵之出兵追擊先鋒戰于黃州不利收兵再追賊已先一日程朝廷遣諸將截賊前路皆望風奔潰 車駕出幸賊乘虛入京是日公促兵踵進夜據鞍峴平明遻賊大戰适等連敗爲其下所斬公淸宮迎 駕伏路左待罪 上住駕慰諭還都冊勳超階封玉城

府院君尋拜左賛成罷元師號進都體察使開府松
都兼留守未幾以疾遞歸豊德别墅懇求退休 上
下教峻責公惶恐入朝丙寅拜兵曹判書兼都體察
使如舊時兵制大毁朝廷議行號牌法公嘗白于
上曰竢牌法行國家宜置三軍以士族爲騎良丁仍
正甲賤丁爲三手庶幾民不撓而兵額廣矣 上俯
首肯之公方提舉其事未完而丁卯春胡寇大至先
是朝廷以此胡搆亂上國計必不東姑撤添戍西關
諸將常防毛鎭作梗不以胡爲慮公嘗爭論不得至
是變出倉卒不及召下道兵獨與火手數百人即日

赴援比至平山賊已陷三鎭諸城不戰自潰朝廷遂
聽虜納欵兩司即論公不能却敵累月不止　上不
得已始下中道之　命處之扶餘縣冬遇赦放還
命復職牒　上知公功高無罪故遇之加厚將士亦
冀其復爲帥公積勞成疾甲子之變輿疾驅馳左眼
失明再經暴露疾益甚杜門謝事手書己巳春帖曰
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願退田園次願歸冥漠
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果以是冬卒公内行甚飭
白沙公家在隣坊每嘆其誠孝平居聲伎滿前若遺
外事務者然及當官莅政斬斬有制規模素定條理

精密明以察隱故威不至虐公以馭衆故惠不至縱是以令出而人稱便事辦而民不知其行軍未嘗妄殺一人亦不以私撓軍法故士卒畏而愛之久掌兵柄門下武士甚衆雖其人品各異而待之一以誠信賙貧拯急視同親戚事成則推功於人事敗則身任其咎故人人樂爲之用聞公出征則不待符檄遠近爭赴南以興鄭忠信始不相協公勉以忠義二將感激遂約爲兄弟幕中文武或拔自儒素或收諸罪籍皆以功名顯其他將閫材勇公所奬勵成就者最多公軀幹魁梧射御絶倫識慮深遠長於策略料敵揣

情人莫能及中年以後聲望日隆而絕意進取爲亞卿謂家人曰吾其以此終乎爲正卿亦云及躋崇品常蹙然曰吾何以至此乎惟早退可無大戾築室祖江上流自號梨湖主人每休暇輒就居之常有謝傅東山之志竟以時艱不果立朝四十年口無臧否和易處衆初不以亢厲爲高人或疑其不置黑白于中旣而夷考其出處去就之大分則無非抑邪與正歸絜其身其爲將盖亦用此道云公再娶皆無嗣前夫人任氏郡守廷老之女生一女卽叅賛夫人先公二年卒後夫人全義李氏某之女副室有五男三女長

子爲後者曰歸漢次師漢武科未仕次鳴漢次成漢
昌漢㓜女壻吳邦式柳時蕃季女㓜孫男女若干皆
㓜銘曰猗歟人傑生此王國非文孰經非武曷飭於
皇 宣廟渴賢斯得爰奮下邑屛翰南北蘇羸補敝
士厲財殖不懸不竦我疆我域履艱而貞亦旣撝抑
聖孫龍興 宣祖是式授之齊斧紓我旰昃迸豎跳
邊内連蝨賊勢有至難謀無不克亟礫獷兇綏彼反
側 宗祧永寧京邑翼翼哷牲銘券上公齊陟時屬
利鈍非公之忒師言或溢天聽詎惑公拜稽首臣汔
可息 王曰休哉惟卿予力錫之神劑圭瓚玉食胡

不百年岱宗之卽嗟嗟宗公享終名德自昔攸難於今爲則刻示玄堂穹壤偕極

贈承政院承旨李公墓誌銘 並序

司憲府監察李君文柱開國元勲青海君後也嘗宰砥峴與植有水雞之契旣而同陞諸朝久益相信於是以厥顯考　贈承旨公行錄示植且屬以壙誌噫此潛德也不徵則人不信矣然而徵諸先其義烈有自也徵諸後其操行有傳也則不腆之辭其有不信者乎按公諱明老字某天性和厚易直敦行孝友率禮不苟旣早喪妣終已孺慕以次女眉宇間類妣或

對之涕泣伯氏早歿追悼若初終季妹病躬調藥餌及歿哀之如喪伯氏家自營葬竭力乃已訓誨季弟子使班已出兒朝夕孳孳膝下外家兵後流播墓祀或不舉公爲時節展掃如禮舅氏感其誠欲捐臧獲與之公曰孫而祭祖豈望報乎終不受父友趙公守倫有儒行横罹壬子獄親舊不敢顧公獨候于道不少色慴李爾瞻其外族也公嘗一見歸告于家公曰觀其爲人必大姦慝絶不復見待親舊一以誠款藹財利樂賑施遇惸獨貧阨尢矜恤無所愛此其行義之著者也少力學習藝再舉於禮部而屈中婴痼疾

慶業年四十五以布衣終以監察君靖 社從功追
贈承政院左承旨始靑海君起朔方佐我 太祖平
定南北勲盖三韓位極一品年未至致政而歸遯迹
桒門曰吾平生多殺伐當爲子孫紓陰禍也其後子
姓繁衍與國同休迄至今未艾然以武進者多貴顯
至大將以文者雖有名率連蹇不遂盖雄傑之氣尚
類也曾祖諱挺傑有詞藝擅場屋聲旋罹疾廢早卒
贈兵曹參判祖諱沃忠淸節度使 贈兵曹判書考
諱獜奇亦以詞翰名竟不第歷仕郡縣至同知中樞
妣宗姓司憲府監察諱敬之女公 配淸州韓氏參奉

謚之女生一男五女男卽監察女長適昌平縣監趙瀹次適前察訪李重馨次適宗室蓬洲守烔吉次適黃瑛次適金湛昌平有二男一女男曰伯耘曰仲耘女適李文行監察及諸壻男女尚幼銘曰韓彭族夷曲逆世絶青海明知與子房埒詵詵厥後式彰祖烈或文以名惟武乃達嗟公懿德名翳身詘我銘不昧昭哉來閱

觀察使谷口鄭公墓誌銘 并序

谷口鄭公德餘既葬之明歲其家人以墓文屬植且曰此夫子平日所嘗言則未也公生四歲後余余又

宿病早衰公固嘗以余後事自期余亦以此望於公
即家人之聞也殆是言乎嗟乎悲哉公旣深知植而
有是言植獨安得默然於此乎謹按公諱百昌本晋
州人五世祖陟始以文學起家官至修文殿大學士
高祖諱誠謹燕山朝官至承旨遇害曾祖諱舟臣以
承文博士殉家難以殁事皆具國乘祖諱元獜選補
光陵叅奉早卒追 贈某官父孝成前任同知中樞
府事公清道觀察使妣南陽洪氏某官某女鄭氏篤
於家行承旨公至同樞公皆以孝節旌門其家冠婚
喪祭皆以古禮從事子孫傳受不替公幼習家訓器

度夙成而尤以文章風節著名年十餘擧業已就十
八發解三塲連捷遂升生進兩舍至文科會試亦在
高等考官鄭絫判協認其文嫌其早達故黜之公終
身感其意俄丁内艱服闋登辛亥文科選承文院正
字薦爲承政院注書藝文館檢閱春秋館記事官秉
史筆踰年書法不隱語頗泄爲奸黨所忌未幾癸丑
禍作光海命史官考出 神德王后故事意有所諷
而李爾瞻知館事意氣洶洶其所考出多旁及又欲
盡抄芳碩處置事以爲殺永昌證案公停筆不書曰
上命不至此也爾瞻色怒而不能難公仍引疾解職

是後長秋錮門時事大變公慷慨悲憤累形於言由
是羣姦側目必欲置之死地臺彈凡三發止削奪官
職公卽退居楊根大灘上以山水文籍自娛時逐臣
多寄居上游而竦庵任君爲名論首與公最善往來
無間乃有造爲飛語三士八賢之目欲媒孽而起禍
者戊午春廢論決同樞公以不參臺章方論以遠竄
而並擧公爲罪先是公舅氏洪君茂績坐上疏攻廢
論竄絶島外舅柳川韓公以七臣黜配中道凡欲中
傷公者皆謂公從吏其間公之危盖岌岌矣或勸公
且閉門省事公笑曰吾儕只談風月如此而不免命

也奈何于時士夫之鈎黨逼禍者多外此於柳朴以求全柳希亮素與士類相厚人謂之淸戚里公獨絕不與交其後希亮果以連結凶徒敗辛酉後黨禁稍解諸賢或放歸自便而公獨傲然無變意家食屢空處之晏如癸亥 聖明反正以禮曺佐郎還朝歷兵曺佐郎知製 教擢司諫院獻納朝野想聞風采而柳川公方以國舅尊重公頗以自嫌辭不就然公議不以是左公曰此乃柳川家翰林非西平家獻納後屢爲獻納弘文館修撰校理選湖堂 賜暇公旣不得每辭慨然以激揚振肅自任凡所擧正不避權貴

士論多歸美而不悅者亦衆乙丑春將行　世子冠
冊禮　上命極擇宮僚公由校理陞弼善銓法玉堂
五品官當銓郎薦以徑陞弼善爲屈而論者乃謂公
以戚屬得陞亟請鐫改　上不許公累辭乃就職禮
成例得賞資而只陞司僕寺正仍兼輔德遷應教司
憲府執義有賤孽以譏察上變錄勳封君淫暴橫閭
里公首論其罪竄之都中稱快後屢爲執義司諫議
政府舍人論議益峻凡昏朝偉臣債帥之夤緣復進
者擧皆論斥不已　上亦疑其已甚而或加責遞職
自是仇怨益多異論者爭欲攻摘以爲名公亦不樂

言地屢就閑秩自成均典籍至司成皆其所踐歷也
丙寅以遠接使從事官儐延姜王兩使華人見其容
儀嘖嘖曰中朝翰林樣子也是秋中文臣重試第二
名始進階通政兼承文院副提調仍帶湖堂又以前
任編修官參修光海日記特加修撰官一員以兼之
修史如故皆文翰重選也拜刑曹參議遷承政院同
副承旨丁卯胡變承 命陪 慈殿先入江都賊退
後同列多陞秩而不及於公特遷吏曹參議論者又
攻其特授近嫌公卽辭免屢爲承旨兵曹參議參知
禮曹參議司諫院大司諫復拜吏曹參議因爭注擬

非人忤長官 特旨罷免久之拜副提學以面斥臺官世累被劾辭遞復爲承旨乙亥進拜都承旨會追崇祔廟禮成準賞典進階嘉善拜刑曹參判俄遷兵曹出爲京圻觀察使巡歷西道州縣遇有異味嘉卉則輒使獻于同樞公因謁 光陵宿奉先寺期以翌日還京昏夜無恙及朝卒是八月二十二日也壽四十八 上震悼別賜棺槨歛具令本道護喪十一月某日葬于廣州某山先隴側穴直亥嗟乎吾人雖不戒於酒而公自健碩無疾顏貌尚韶豈料一朝奄忽如此哉公天禀英秀美姿容嫺於禮法出入百僚

間雖倉卒未嘗失儀記性兼人博通古今經籍典故
名物無不諳悉其爲文章温雅精密尤善古詩絶去
浮詞累語粹然自成一家資性剛介疾惡如仇其視
凡俗若將浼已平生非第一義不談非第一流不交
常思保合士類格君匡世使上下一出於中正故尤
不喜色目偏黨之論以此孤立無助數爲浮議所困
每擧戚里之嫌以把持之吁亦甚矣然公之出處大
節官序遭逢昭灼人耳目而當世賢士大夫憐公之
才志而惜公之早世者猶且不少後日必有能明其
心迹者矣嗚呼悲哉公有二男一女男曰善與善弘

女壻進士金震標公詩文散逸不收又佚於兵火今尚有五六卷其能不朽公者亦將在於斯乎銘曰生人之秀王國之彥行自世篤名用文擅時乎可卷釣石滄浪道之將泰金馬玉堂志何多尼命何不長龍泉絕鍔寶樹埋雞銘以報公惟以叙悲

先妣貞敬夫人尹氏墓誌

先妣尹氏系出湖南茂松縣遠祖良庇始登第歷掌令誼直提學登至安城知郡忠輔值 國朝開運除官不赴遯居驪江子孫世葬其鄉焉知郡生司諫院正言諱彌堅正言生寧遠郡守 贈右叅賛諱澂叅

贊生工曹判書恭胡公諱思翼判書生工曹參判
贈左議政諱玉配坡平尹氏尚衣直長　贈左承旨
奉宗女嘉靖乙卯二月三日議政公方守南陽生先
妣于衙館年十八歸我先君萬曆癸丑先君棄世其
後用不肖植三受從功劵秩二品恩例屢　贈先君
至左贊成先妣從封至貞敬夫人崇禎庚午十月朝
士脩壽親禊先妣參宴　上降中使親札褒美有酒
樂白綿之錫丁丑七月十三日卒于堤川縣寓居壽
八十三十月歸葬砥平東境白鵶谷坐艮之原先君
兆次同塋異墳有一男二女男即不肖女婿進士具

仁至次縣監權勣植有三男三女晃夏紳夏端夏女
壻别坐鄭錀進士安光郁進士趙僃鄭錀有三男三
女男長洙碩餘幼安光郁四男趙僃三女并幼晃夏
今年始有一男先妣資性貞介絜修不好華靡宴樂
家世既鼎貴而姊兄爲　順懐世子嬪恩施外親甚
厚先妣謙畏未嘗以有無祈請生長榮腴不驕不矜
中罹世難阨困田里豊約視舊逈異而愁苦不形色
辭婚喪祭祀竭力應奉逮從子養猶手執女工不懈
自治身後事織細畢具少病羸弱多産早衰人皆慮
其不長而能自守方訣攝養服餌未嘗犯戒致傷精

明聰悟踰耋自若丙子之變避入山村賊逼近縣家人恐觸寒凍不敢遷徙先妣强之曰汝等以我故不能遠遁此大禍也冒雪就轎而出轉至湖西不日而賊掠其處舉族獲全由妣指敎也自是不復服藥持戒曰久生無樂也是時朝廷以植經歸省母將加重律植卽待命都下累月曠側卒聞病劇往省之則已殊矣臨終神識了了遺訓區處片辭不錯量其精力不止於是而良由有子無狀不忠不孝負義之閒去就失據生不能盡其養病不能預其治窮天極地含恤茹慟尚何言哉抆血掇辭與先君墓誌并藏以備

後患非所以爲文也

司憲府持平踈菴任君墓誌銘 并序

天啓癸亥十月某日踈菴任君卒于漢京寓舍貧無歛具一破衾盖體不盡於是朝之賢公卿下至衣布胥徒咸來吊賻自襲訖葬儀文無闕惟墓道銘叙諸公重之余亦讓不敢當今忽十七年君重表弟吉州崔使君有海狀其行續以書來曰世亂亟矣此事不可緩也嗟乎茂叔親友皆弱於財而富於文迺今圖其後者顧完彼而闕此是果吾輩罪也然余頃年梓行君遺集而並錄其言行梗槩焉則見者尚以爲多

闕遺今益老惛又何能揄揚百一以證諸後耶謹按
任氏本中國人麗末有以公主傔從來仕者肇籍于
豐川府遂爲著姓大族君曾王父諱說號竹崖官至
判漢城府尹有文學重名王父諱崇老父監役官諱
奇皆早終弗顯君生于萬曆丙子幼有異質甫毁齔
詞句已驚人未冠遭倭難父母繼歿君提挈孤幼東
西漂轉猶不廢學問辛丑試進士高等遊太學十年
所與交盡時彥而論議亢厲同類咸敬憚出其下前
後儒疏多出其手然君專力古文詞不屑科式治經
不事帖括以此屢進而屈辛亥別試始對殿策時戚

姻擅國人莫有言君所對幾萬言而直斥不諱考官
憫不欲取沈相喜壽惜之置諸丙科末光海主果大
駭責試官失擧命削君名三司交章爭不得大臣李
恒福等入對切諫始允之仍下令曰自今毋取如叔
英違程式文者盖深謫之也初選爲承文院正字例
轉至博士壬子春始攝承政院注書掌鞫廳記注人
皆以爲主意已解爭勸就職君曰吾聞其獄情必誣
告也一日叅席則後當得原從功劵此不可爲也明
年誣獄繼起大臣方率百官請處置永昌大君君即
稱脚痛終不廷叅仍解職家居見時事日紊慷慨憤

歎言語頗洩姦黨積憾誣以謗訕劾黜于外君遯居
廣州之龍津上才名益振光海末財耗命贖銀赦疑
罪人皆應贖君亦在應贖中親友欲與爲資君謝曰
安有納銀免罪之任叔英乎搢紳之東南行者皆造
其廬卽君意有不可輒避不見不悅者滋欲加害而
竟不敢逞今 上初政首被薦爲藝文館檢閱兼史
職如例筵臣以君非罪久廢請陞六品旣得 旨君
力辭還寢俄遷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轉博士
説經陞爲副修撰 經筵檢討官知製 敎兼春秋
館記注官日侍經筵多所論建 上嘉納之選湖堂

賜暇陞司憲府持平時該大科考官多踵昏朝弊習
外議紛然君入臺卽力論之竟罷其榜自是場屋再
肅頼君匡正效也君在府有所避嫌請 闕而退一
夕奄歿 上聞之嗟悼曰某戇直人也豈惟其文哉
命例賻外加賜棺材思賢惜才朝野一辭君先業田
丁素饒君早罹孤反爲他有君不復經紀弊衣糲飯
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家奉宗祀嫁遣二妹而尺寸
不資於人當在槐院嘗無奉常寺直長例支騶直柴
炭亦不入門莅下嚴恕先正簿書粢盛醴齊舊所屑
越者一切措制寺中洗然改度其寓津上僑石屢空

人或餉遺雖小必審其辭受己未大饑所善方伯欲
資以營俸紙價米公以爲此類於防納謝而不受其
所友交雖不離於文藻必先視其人品有所拒受見
有非違卽責勉諄切不改則絶之以此同遊之士無
不激昂自飭其所切磋成材者亦多其惡不仁若將
浼己擇善固執貞介如石推己待物不念舊惡一主
於忠信而無矜狠之色故人且久而敬之君聰悟絶
倫於書不再讀一過目久而不忘惟少時讀徐庾四
傑儷文五六遍卽終身熟誦不錯一字觀古今經傳
子史皆根據義理揣摩事情要歸於實用嘗謂今之

考疑古

愽於史者不以窮格爲主是塗說也於學何益君雖
不預世務閒與相知者商確邊機敵勢懸斷得失成
敗未嘗不中是皆稽考之力而非臆之也晩而好觀
洛建諸書洞曉宗旨其於陸王詖遁之說或未竟卷
而便指其罅隙曰後必有某說已而果然方欲著說
而闕之未就而歿其記性尤長於名目度數此古今
所尤難者無論書籍所載纖悉無遺而諸所經歷公
私簿錄人物名號隨即識有凡宇內山川道里遠近
形勢得於輿志者不啻如親履嘗與華人揚扢牙男
華人自以爲不逮其文於六朝體最號工紗世比之

王駱統軍亭序文傳入中朝大爲翰苑諸學士所歎賛謂我使臣曰千年絶調出於海外矣仍以四六類書致意寄來其他詩文體各不同而皆有擬議法守惟大篇排律演至六七百韻使事精愽古未有也君先娶承吉李尚弘女有子女皆不育繼娶尹氏未廟見而寡以從子至爲後方授室克家而夭嗟乎天之弗福善人有是哉銘曰元精間鍾異人出兮下掃棼濁風以烈兮蹸遊鳳皐忽焉殁兮玉樓仙班肎莫追兮嗚鑾佩瓊聲則垂兮堂堂英魄此焉宅兮百世以竢期無射兮

外舅 贈領議政行玉果縣監沈公墓誌銘 并序

我外舅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青川府院君原任通訓大夫行玉果縣監南原鎮管兵馬節制都尉青松沈公萬曆己酉二月二十一日在通津甕串里庄舍卒年四十七初葬其里先隴之左麓後八年遷于其東五里許坐乾之原又後二十年植爲諸孫狀其行請海昌尹相國爲墓道文行顯刻之未遑而夫人具氏柩自嶺南歸祔植已誌初櫝矣及是復爲公掇其大畧序而銘之并前誌納諸竁誌茲

同墳焉謹按公諱㶊字尚志沈氏自青城伯德符始
大領議政諱温領議政諱澮三世爲名宰輔内資寺
判官諱湲議政府舍人諱順門二世皆遭難早卒而
領議政忠惠公諱連源相 明宗朝爲名臣首配祀
廟庭公之曽大父也祖青陵府院君諱鋼以 仁順
王后父封有毗濟士林之功謚翼孝公考大司憲青
陽君諱義謙仕 明宣間大爲名論所推不幸絓於
黨目而功施不竟配淸州韓氏忠勲府經歴興緒之
女嘉靖癸亥四月二十九日生公出後伯父 贈承
政院左承旨原任温陽郡守諱仁謙妣全州李氏佐

郎拔之女公主四代宗祀雖少長紈綺而嶷然夙成
從事翰墨中辛卯司馬旋値倭難而世道隨替公資
本簡亢不屑蔭格再除官不仕最後拜水運判官秩
滿遷司贍寺主簿俄出爲交河縣監未久辭遞拜王
果縣監會二亂俱爲縣南方公安焉在縣三年淸愼
不撓莅事有方治化大行光海初暗行御史褒啓其
績命賜表裡一襲未幾方伯因他嫌劾遞之吏民涕
泣遮道連日不得發佯從他道踰去民爲立碑頌德
至今追慕不衰公器量弘重不以笑貌假人篤於內
行事兄遇妹人无間言前後親喪攻苦處陋非豪貴

人所堪而終始不懈先產田丁甚鉅公自以出後不
閒本家財而又以所後家財本非應有而不少經紀
或爲人占有而絕不與詰惟朴素任真而悠忽於事
物之外平生不造請人門傳通書尺規之若無能而
鑑戒內朗裁斷無闋有常人所不及者石洲權汝章
誄之曰才合廟廊終縣邑戚聯豪貴也清寒植常以
爲知言配綾城具氏封貞敬夫人自有誌有七男四
女男長光世登辛丑文科官終弘文館應教次挺世
仁川縣監次命世以靖　社元勳封青雲君官至叅
判公之封贈以其貴也次長世今官中樞府經歷次

安世次弼世早夭次熙世登己卯文科前任司諫院
正言女長適柳儁次適成汝容次爲植妻次適李承
亨應敎有四男二女曰檼進士曰檍縣令曰櫶佐郎
曰樬都事女婿承吉林墠次李楫側室男曰懋曰槇
曰櫶仁川一男一女男槢都事女婿監察白弘一經
歷二女婿典籍李正英次未行安世繼後子槢正言
有二男三女樞爲青雲後次幼女婿進士申最次李
行逸次未行外孫五人斗卿柳儁出進士雲翰成汝
容出晃夏紳夏端夏植出也外孫女五李舳柳婿縣
監元振滇成婿別坐鄭鈔進士安光郁進士趙備植

婿也曾孫男十二若海若湏若湖檍子若河若濟若沂樬子若洙若泗楷子餘幼玄孫男曾孫女外曾玄孫七十餘人并不記銘曰鄧林之翅中折爲薪崑山之英不採而堙惟其有種或萃而延轢毀故敝幹流推遷雖人則然天實使然我銘公墓公寔我知壽公之名將不在玆

吏曹叅判李公墓誌銘 并序

植少妄鄉僻學闕師資中歲始服事從叔父東岳先生而叔父所友教唯李子方公最親且顯故余獲交于子方公始此天啓癸亥春 皇朝議遣監軍經略

東事我國將待以待　詔使之禮而策應加重於是
廟堂特用叔父充接伴使是時館閣清班率借冒科
第以進耻無文名謂天使儐佐例選詞林覬公辟致
者頗競而叔父獨以子方公及不肖植上請吾二人
方慴處閑屛固不欲近指目而叔父强與俱第相約
公幹之外惟連榻讀書絶去芬華可無他虞故處幕
累月討論酬唱相得有深於前者矣屬　聖上反正
監軍竟不至叔父與植及公聯翩入朝亦稱一時彙
征矣十數年來世道變更朋游離合不常惟公遇我
如初行迹畧同每以去就語默之節期相勉厲於晩

逮則公遽先我逝矣白首悵冥誰與爲質今其子弟託以誌文植誠不忍亦終不敢辭者庶幾幽明無間恃公之知非諛也按子方公諱景義號晩沙李氏其先本中國人中郎將茂從蘇定方東來肇籍延安遂爲東韓大族衛將軍漬尚書係水站判官末丁其後也判官生諱叔琦敵愾佐理功臣户曹判書延城君於公爲高祖考曾祖考諱世範弘文修撰 贈左贊成祖考諱國柱伊川縣監 贈左議政二代之贈用公叔父五峯公勳典也考諱尚閔昌城府使以公貴贈吏曹參判妣宗姓李氏址青判官鶴壽女生公于

點下疑有馬字

萬曆庚寅五月十五日幼而聰悟七歲能屬句語驚人十六丁母艱服禮致哀非喪不言旣闋服益力學恹詞業五峯公愛而敎之每稱誦其詩曰異日吾家得吾衣鉢者此子也連魁解額文名大振中丙辰進士戊午中別擧初試時廢論大起凡名在試榜者皆驅之上疏公初以不從被停削旣解而猶不赴省奉母夫人歸陰城鄉里躬勤稼漁以致甘旨然貧甚強爲親故復應擧登庭試壯元時科場久爲沽肆而公獨以文取售凶徒惡之例授成均典籍間承命點海島接伴漢官及爲儐使從事猶未遷敘遭值新政始

除工曹轉刑曹佐郎旋除禮曹佐郎以試官失察罷
免甲子 行幸叙復兵曹佐郎歷拜司憲府持平司
諫院正言獻納或遞爲直講兵曹正郎選湖堂賜暇
選差關東號牌軍籍御史會丁卯西變罷還賊退以
御史巡檢關西安集板蕩兵民獲蘇大臣器其能尋
拜侍講院文學戊辰丁内艱服闋拜弘文修撰辭病
不赴應 旨上萬言䟽復爲司書修撰校理以暗行
御史承 命巡歷嶺南刺舉嚴正公論稱愜復爲獻
納司藝辛未夏以校理叅堂劉論 追崇不合古禮
有鞫竄之 命三司爭論得釋久滯西班間承 命

督餉湖西檢災傷嶺南久之拜通禮院相禮軍器寺
正侍講院輔德薦拜議政府舍人弼善掌令司成應
教執義司諫爲體察使從事巡按湖南甲戌復爲校
理又因 祔廟議不合陳疏乞罷出爲洪州牧使興
滯補弊實惠均被屬有量田大役檢覈不煩而公私
兩便爲道內第一遭丙子之變調兵粮鎭奔潰晝夜
焦竭以不得扈從每日登城北望哭泣吏卒皆感動
在官四年三以政最受褒 賜廟堂薦可合儒將戊
寅夏 上親視銓注會戶曹叅議闕 上曰久不見
李某矣遂進階特授尋兼承文院備邊司副提調適

年遷拜大司諫承政院承旨吏曹參議已卯特陞吏曹參判無滯如故久管機密慨念時艱惟欲盡悴報效素患夙疾形于顔貌而未嘗告休暇人皆悶之庚辰春卒患眩瘖始遆吏曹疾少瘳無同知成均又兼惠民提調銓意欲便其醫藥也夏大旱應旨上疏指陳剴切　上優容之冬聞灣報索取議臣刷括歸正人悲憤不自定每對客流涕一夕仆地仍不起是歲十二月六日也得年五十一訃聞　上弔賻致祭助葬如禮公資質厚重識趣通朗持志撿身壹以忠信爲主居常和順與物無競至於當事辨物黑白必

明嫉惡如仇趨義如渴確然有不可奪之節光海之
季權姦內惧陽慕清流以保合為名而實欲混迹移
罪士夫間多中怵誘者公先幾絕嫌避歸郊外及遭
際通顯又不與當路比昵雖在清班而多為銓柄所
左後來朝署一變臺論重發人或望公主張展布而
公不肯曰向者朝廷待我非不足我自不能盡職今
何敢有言其中立不倚如此公初以文鳴於世旣登
館閣辭令詩律為儕友所推公益不自喜及當官著
績奉使稱　旨公廉勤恪不擇夷險誠節有過人者
由是輿論歸重艱難之際倚以為將相之需而公不

幸早世朝野咸嘆惜焉居家孝友敦睦周恤孤寡訓誨子弟恩義無至交遊之間嘉善糾過表裡洞然內自閨閫外至鄉黨人無間言公先娶平康蔡氏後娶安東權氏陽村之後忠義衛誠之女生一女適士人李象謙早寡公先育伯兄郡守景賢子大賚立嗣授室有三女皆幼墓在楊州豊壤某村坐坎之原葬用辛巳三月六日銘曰文不以華武非尚強惟德之茂寔材之良坎止流行惟志之求顛而不扶我心之憂蹇蹇匪躬懃懃自靖不昧者誠所蹈者正胡不壽耆俾長台鼎烈烈斯阜英魄所宅百世在後視玆幽刻

宋處士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并序

恩津宋氏自高麗判事大原始著後三世有司憲執端明誼娶于懷德黃氏遂居其鄉雖世仕漢京甲第鼎食而子孫或隱或退必之懷德治田園亭舍叙合親族以安處而清名碩德之士往往見紀載世號爲宋村盛矣哉古所罕有也將仕郎宋君諱櫸壽字棠老即宋村隱德君子也五代祖愉號雙清堂以遺佚稱於世高祖諱繼祀司憲府持平曾祖諱遙年軍資監正祖諱汝霖楊根郡守考諱世勛安岳郡守 贈戶曹參議妣延日鄭氏進士鸞年之女嘉靖丙午生

公七歲丁母憂後十年丁父憂與諸兄廬墓盡禮娶星州李氏忠義衛英煥女判書沈公光彦其外曾祖也公之族兄棋壽判吏曺二公共勸公就吏部選欲即調用公不應辭歸田舍公博綜天官書萬曆辛卯間預候乾文知國將有變遂自京大歸于懷德期年而倭寇至闔門以預避獲全自是益絶意城市結茅澗谷名軒以聽竹嘯咏其間嘗題詩壁間有句云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其雅意如此萬曆乙巳三月二十八日考終壽六十葬公州沙寒里先塋側坐辛之原公資性温雅恭儉律身事諸兄以和

敬敎子弟以仁恕居家視財産若浼焉外姑沈氏甚
愛公妻常從公居止公嫌其有財使其分給其子然
後容與同爨沈氏感其義一如公言妻弟通判全州
公爲省沈氏常往來府中鄭汝立方居州城東搢紳
章甫經行者皆造謁爲禮公獨不肯曰吾聞其家行
甚悖其虛名安足取乎當是時汝立處家居鄕現有
醜戾狀交遊間莫不致疑而畏其有道學重名不敢
遽決絶卒絓於禍敗者有之如公之炳識果斷豈易
得哉公與人交必以誠信其在鄕恂恂自將人皆悅
服鄕有疑事必就公問決聞其卒無貴賤老少皆赴

哭會葬如送違官貴人喪云李孺人亦有婦德能承公意生于嘉靖庚戌卒以萬曆己卯年堇三十初葬楊州地公卒而始得遷祔有二男一女男長希得次希命女壻李瀞藝文奉教孫男五曰國準丁卯文科令端川郡守次國鎮孫女壻七趙光弼李希立南壽一長公出也曰國綱次國澤甲子文科前光州牧使次國鼎壻金國翰成楚傑李涵一女未行次公出也李瀞有三男曰仁吉次義吉叅奉次禮吉公有側室男曰希說女壻朴成立餘不盡載銘曰猗嗟茂族爲國光儀有奥其鄉肥遯之宜公惟秉操衆趨已違燭

幾遠害令德無虧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親親賢賢子孫之思我銘玄宅式揭淸規

月沙李相國墓誌銘 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判中樞府事原任議政府左議政月沙李相公寢疾于漢京城東里第 上遣內醫不離診視 王世子續遣宮官候問越四月戊申公卒 上震悼輟朝素膳三日 王世子爲擧哀素膳七日 兩宮皆再遣近臣弔慰錫賵越五月某甲王世子親臨哭弔臨剸 兩宮遣官致祭如儀越六月某日某甲葬于龍仁縣某山之先壠是日 命下

贈謚文忠卽墓幄祭告崇終之典備矣越二年丁丑
正月某甲配貞敬夫人權氏卒于喬桐旅次諸孤以
公初壙地有後虞改卜于加平郡某山坐某之原某
年月日某甲并遷公柩同窆以葬清陰公已撰墓銘
而谿谷張相有狀諸孤復以隧道誌文屬諸不佞植
而其所取之不專爲文詞則義固不敢辭也謹按公
諱廷龜字聖徵月沙其號也李氏自唐中郎将茂從
蘇定方東來留仕新羅肇籍延安後分爲三宗世擅
名位在我朝有諱石亨號樗軒勳封府院君謚文康
公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判

書祖諱順長不仕以耆老恩爵秩嘉善 贈領議政
考諱啓早有文名不利公車官終三登縣令 贈領
議政妣光州金氏縣監彪之女嘉靖甲子十月初八
日丁丑生公于青坡里將産有虎伏户外家人驚避
訖誕忽不見公生而俊偉初學語并曉文字六七歲
作詩句甚警奇自獻同閈與遊嘗贈以錦帶不受長
者詰其由荅云奇帶何可受也盖已瞷其爲人矣十
歲學通經傳子史一再過目輒不忘尤好昌黎詩文
次南山詩擬原道文傳於朝中稱以神童甲戌丁金
夫人憂執慼如成人柴毀僅甦而猶不廢學學益進

十四魁陞補試中乙酉進士庚寅文科權知承文院
正字薦入翰林時議方抉摘士類洪汝諄等謂公曾
在泮撰請留成牛溪疏指爲黨人論劾削薦壬辰變
作公攝事變注書 上引見備局諸臣論議紛沓公
紀載如流一字不錯 宣廟始器異之會外舅權判
書㬥卒無子公獨莅喪倉卒出攢而翌日 大駕西
出公不及扈從奉三登公追赴 行在過成川謁
王世子被留爲侍講院説書癸巳春從迎 大駕于
定州復薦爲藝文館檢閱兼史職如例 宣廟特命
還除春坊重輔導也經畧宋應昌請與我國儒臣講

學公與黃文敏公應選就幕宋主陸學而以大學講義公推演朱子說著數十篇宋大加稱賞曰各尊所聞無傷也將歸與御史周維翰特請兩公設宴慰勉而去陞拜司書歷遷兵曹佐郎成均典籍轉吏曹佐郎司天使之來遠接使再辟從事朝廷以公主管槐院文書且解華語當供奉 御前特請留之未幾三登公卒于官公奔省不及返葬守墓哀苦成疾服闋忌公者復當路左授禮曹正郎塞其淸望累遷兵工曹正郎直講等官皆以疾不就丁酉始拜兵曹之命兼承文校理漢學敎授經理楊鎬到平壤招戶兵

長官且問戎備形止大臣特差公齎咨專對中道接
應偕來旋被辟爲都督接伴從事行至湖南槐院復
請召還自是專任撰述陞拜司藝兼弼善一日梁按
察猝詣 闕譯官不及偕公自直舍入侍應對甚辯
按察大喜 上曰不謂李某多材如此 命超陞掌
樂院正轉司憲府執義擢拜同副承旨還兵曹叅知
兼承文院副提調時天兵大擧將幕塡城公方斡曹
務不時待譯而衙門往復咨揭皆倚馬立草 上輒
稱善賞賜錦段或 命別寫一本入內大臣請兼備
邊司副提調預知 廟議公雖不容於時議特以才

請自奮際遇 君上一時材臣無出其右或數日病告 上卽問某安在眷注隆重媢忌之徒亦不能甚間俄有丁應泰誣奏 宣廟席藁待罪舉國震怖將遣使辨理先 命詞臣各撰奏文 上擇用公製公據丁奏逐節剖析惟宗號一款首實不諱大畧云自前代有此謬例臣子沿襲不改以此受罪死無所辭柳相成龍見之曰此語有若招服恐或不測公曰此事已露不可重爲欺罔柳相不以爲然廷議久不决 上手敎曰君臣猶父子也安有可諱以此受罪予所甘心衆議乃定陳奏上使李相恒福欲更擇副使

上復教曰今之善爲辭令莫如李某觀其奏文寫出
肝肺醞藉典重爲人亦有計算可陞秩爲副但其人
多病萬里之行可悶也卽擢工曹叅判公辭以驟陞
不許明年至燕上奏徧詣各衙門具文呈辨凡三十
九通皆公筆也 帝下廷臣雜議諸臣讀奏嘖嘖稱
讃至宗號事禮官問果有此耶對曰誠有之不敢諱
也禮官曰爾國不諱此事定知他語無所欺也由是
廷議無異辭覆題伸理有該國奏本明白洞快令人
涕下等語 天子直之應泰遂以罪去禮部移咨慰
諭復命進階嘉義 賜奴婢田結由此聲名益振北

界野人數盜邉朝議將舉兵討定公方兼備局有司
堂上上劄論其非計 宣廟褒答曰料敵勝負如指
諸掌模寫時勢極言人所惡聞此又人所難能也兵
竟不出轉户曹叅判 特旨兼藝文提學庚子同知
義禁尋擢陞户曹判書懇辭得遆會 懿仁王后薨
大臣特啓仍授兼提調殯奠都監時大兵纔罷國容
草創宮府無宿儲而殯歛百具皆責度支公隨時辦
應如宿儲然市民亦便之兼知 經筵轉禮曹判書
大行上陵翌日當奠夜靈幄殿火奉移 梓宮大衆
譟而聚天黑人亂公令曰諸執役人各執其物以避

火胥吾後令衆乃肅詰朝點按一無虧欠即請設奠
慰安用初卜時下玄宮如儀公又言火變不幸而儀
物幸完請六卿三司審視而後封隧衆從之卒事無
後言大臣以下咸服其處變神速兼右賓客校正廳
堂上尋擢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
事詔使顧崔之來公爲遠接使轉左叅賛辭朝日
上引見慰勉親脫所御貂帽賜之公即 榻前跪受
御汗猶濕至灣上等俟逾歲鄭仁弘誣論成牛溪仍
網打縉紳公不自安乞解而歸累辭清要文衡 經
筵賓客諸無職以次遞免未幾復無賓客都摠管又

拜禮判獻議更定 孝敬殿祭禮改鄭圃隱祭文不稱名皆從之又請立魯山燕山後議格不行遞授西樞甲辰正月因天變上劄萬餘言俄以 世子策封奏請使朝燕旣還柄臣忌公尙在朝被遇掎拾行中微事按劾請罷 上不許遂求外補乙巳出巡察京圻時該纂集廳廳議以公不可不預請破例同叅許之其治圻也勵風敎修祀典改建崇義殿請以王氏後立監主祀築水原竹山二城儲峙粮械以備不虞秩滿西授兼春秋義禁會有泮宮匿名書獄寃陷者衆公面對力救滯囚盡釋又劄論倭國詐欵縛送犯

陵賊二口此不可信又不宜告 廟陳賀由是柄臣
大憾公卽辭免兼職丁未冬復兼春秋拜户判明年
宣廟上賓辦應踰前喪一事無闕移拜兵判光海主
方以京哨軍自衛宮城士卒怨苦公卽請撤罷其他
軍政便宜變通者至今遵行不廢復兼 經筵成均
宣惠廳提調内醫提調熊天使之來公爲館伴熊使
敬重公言必稱先生評其詩云字字唐人魄臨別出
涕請序皇華集以爲寶玩劉瑠以策勑繼至而貪賕
無已 廟堂議括民傾庾以貿白金公已揣其所需
限量曰無以爲也度支自當辦已而果然公前後館

待全務減省賦役郎吏疑其太過而卒無之其料量
精審人所不及俄復兼大提學辭遞兵曹復爲禮判
啓請旌表節義以示新政勸迪請修魯山及其夫人
墓別建祠降香請抄出各朝實錄中五禮沿革節目
爲一書以備參攷庚戌 宣廟躋祔請依故事加上
懿仁徽號又以四學未備請重建南東二學主皆從
之惟 祔禮後歌謠盛舉公以爲此雖故事事屬靡
文請勿行主不悅只停結綵俄有追崇金嬪之命公
獻議請只加妃號別廟以祀主必欲加后稱公前後
入啓爭之不聽辭職又不許然頗採公議降殺祭儀

自 先朝館學生請祀五賢文廟久未允是秋公入
侍贊決盛典克舉士論多之進階崇政拜吏曹判書
鄭仁弘疏詆晦陶兩賢太學生削仁弘姓名青衿錄
中以示不齒主聞之大怒命錮倡議儒生公詣闕陳
啓事得稍解公雖以宿望見用國論已爭郎僚皆匪
人每注擬多牴牾力辯得適復爲禮判請建崇仁殿
于平壤以祀箕子以後裔鮮于氏立監主祀從之術
士李懿信請建都交河事下禮曹公駁議甚峻主大
怒批旨加責然事竟不行癸丑大獄起公亦被誣逮
問特批卽釋旣出上疏自劾主優荅不聽獄成命公

製進告　廟文文中指永昌爲稚弟以咀呪爲亂招
主皆命改之延興之死公請于大臣告　大妃服喪
如禮仍與內醫進慰問安是時獄禍滔天人莫敢一
詞低昂公甫蒙特宥不憚周旋扶護　慈殿甚切李
爾瞻等果大怒論劾請罷始遞禮判文衡諸兼職久
之復爲户判辭不許啓請節省浮費停土木工役主
不省旋復辭遞差冠服奏請使赴燕竣事復命進階
輔國判中樞府引疾不出是時長秋錮門百官稽肅
拜于外丁巳公始拜西樞之命與鄭公曄偕詣西宫
見主填禁扃草沒輦道相視涕泫時以久旱閉南門

以禳之公曰不用閉開門但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
聞之大怒欲上聞究治賴賔客居間得解自是兇議
日熾公知禍作不久以死自誓往見鰲相於東郊與
之訣別冬大論遂發爾瞻等嗾無賴子投疏扇動主
下廷臣議公稱病不赴主又命在家獻議公草議將
上而兇疏已上劾公不赴堂獻議請先竄誅公引罪
待命議不果上於是大臣劾百僚請廢 大妃逾月
乃許而公終始不與兩司論以遠竄主以廢論有未
盡且停決遣公等數人公待罪江上逾年而西事作
皇朝疑我通虜將遣使監臨 廟堂議遣陳奏使伸

亇而難其人特起公爲上使復判中樞公辭不許庚申到燕事竣 皇勑特降會 神宗皇帝崩公呈文禮部乞叅臨 闕庭工部分給衰服制不中度並請改造閣部官皆稱其知禮左諭德汪煇聞公名請見詩文公重其意以朝天紀行詩一卷示之汪公大激賞自爲序文付肆印行及還爾瞻執此爲咎臺諫並擧不叅廷請之罪誣以播國陰事啓請拿鞫主以峻辭却之俄拜工曹判書朴承宗欲藉公重名以軋爾瞻文柄薦公兼藝文提學勾管文書爾瞻益怒臺劾復叢至請安置絶島主留啓不下者久之會梁監軍

來備局欲以公接伴而以方被論難之主特批旨切
責兩司其論遂停卽以充使屢辭不許監軍待以殊
禮旣西歸復聞孫閣老來仍充接伴孫竟不至乃還
朝癸亥 反正大將以 上意招公公初不應聞報
審悉然後入 闕承命奏請 大妃正御策 上卽
位時公卿竄伏舊臣在外朝議國憲皆取公指撝方
成朝廷焉拜禮判知 經筵禁府議崇奉 章陵典
禮公獻議大畧云 當宁以孫繼祖考位闕焉宗統
固不可紊人倫亦不可闕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
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

故事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斯爲兩盡此公主意定
論也大臣皆以公議爲得中故 上從之元子就學
公爲輔養官 大妃下教數光海罪惡欲奏天朝誅
之公與相臣請對陳其不可乃止光海夫人卒請葬
以王子夫人禮公自莅喪成禮朝廷宜之甲子李适
叛臨津失守 上將南狩公力爭請固守京城而諸
大將不從 駕次水原公請下教八道以曉逆順公
雖不預兵事顚沛之際詞氣不懾論議偉然行中咸
屬望倚賴乙丑兼左賓客 世子行冠禮公爲之贊
陞拜左贊成兼 世子貳師王胡兩璫以策命至公

又爲館伴事訖兼號牌廳堂上　仁獻之喪復兼禮判每於隆殺之節斤斤致謹數被　責旨惶恐辭免上不許姜王兩　詔使來又爲館伴兩使稔公名歡然相接復以賛成兼禮判丁卯虜變卒急公代張公晩兼兵判辭又不許數日西路大潰　駕幸江都虜使劉海來議和公與金公藎國張公維館待往復首以大義斥其絶天朝之說又不許與　上莅盟所求犒幣甚巨亦牢拒不聽只許若干土物虜皆曲從退去其後海歸順中朝極言我國臨亂守義狀而稱公才德焉虜兵旣撤公建議以爲前者各道哨軍守令

領之臨亂團結將不知兵潰散之患職由於此請置
營將專管習操聞變卽發從之自此束伍頗整頓有
緖戊辰七月擢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
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壬申進拜左議政加
世子傅 仁穆之喪爲摠護使因勞成疾至冬加劇
章二十上乃遞判中樞公之入相國已捏杌雖日不
暇給而訏謨陳戒必以敦化正俗崇儒育材爲主持
大體務實效不事細察惟大議論大處置確然持正
不撓嘗諫 上以輕視臣下好作聰明啓沃剴切
上虛懷開納嘗請優禮儒賢金長生張顯光等追贈

成渾職以示矜式　上皆納之近臣羅萬甲等以黨比被譴公再三論救得末減其罪　追崇祔廟之議繼起歷年未定公輒以初議反覆論正臺閣諸臣前後以爭論得罪者甚衆公皆極言伸救疏辭懇惻詳盡　上雖未卽允亦不以忤諸人後皆復用不廢己巳夏倭使玄昉到境上請上京白事朝廷拒之無辭許之恐後爲例公請以特召爲名只致昉等于京邸餘衆留館釜山如故昉不敢加請後亦無他甲戌進文康公所著大學衍義輯略因刺書中所論崇敬畏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四條以陳戒焉　上嘉納優

奬賜以毛褥公病在西樞三年孜孜獻替不以病劳
而少弛 上亦眷念不衰朝野咸冀其再入而竟不
起春秋七十二 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無不出涕嗟悼
數日間来吊者數千人公氣宇弘遠風度英爽平生
處心行事光明正大無纖毫矜飾而一主於忠信故
其發爲文章施爲政事者人皆仰之如視其人篤于
内行孝友因心慎終追遠情禮俱至壬辰西赴爲賊
所阻三登公累日飢困公冒危出山泣涕求食忽遇
一老人盡以所持簞食畀之曰歸作數日供可也仍
不顧而去有姊在高陽初不知存歿公間道尋踪遇

賊格射同行皆死而公獨跳脫鋭九三及身而不中
竟省姊而還人以爲神明所相每當祭祀雖老不廢
澡浴先世墳塋雖遠必修定祭式率宗人行之文康
世嫡貧不具禮公卽其舊基建祠以與之敦恤親戚
周給惸寡如恐不及雖窮鄉踈族恃爲依庇居官莅
下專務掩覆小過而姦僞無所容讞議常欲平反而
未嘗戾於法意盖其準則素定也雖好禮尚文而志
本簡儉居家不問有無自少不營庄宅 世子臨喪
還謂講官曰位卿相四十年居第湫陋廉儉足尚也
公之入官當國家屯難之始歷事三朝四十六年之

間世益多故而公不避艱險鞠躬盡悴功勞茂著名節昭彰雖觸讒履危瀕於死地而國有大事朝議必起公以應之公亦坦懷委順不激不隨故卒免於奇禍公嘗曰吾於家事甚疎濶至當國事雖微必察夜卧料理森然在目其憂國愛君之誠老而彌篤其於國政得失欣戚動于色辭不啻自其口出焉抑公之德渾材美文武惟所用而其受委當事偏於使擯辭令九長春官再主文柄王言國書大製作皆出公手其解紛釋難功固大矣如使盡展所蘊經濟一世其尊主庇民之效寧獨止於是耶公之學本於經書尤

愽於禮文典故其爲文理勝辭達如雲行水逝不假
繩削而燦然成章非但國內膾炙中朝士大夫亦傳
誦廣布月沙之號海內皆聞盛矣哉所著詩文二十
五編講義日錄等書數十卷餘皆散佚不收權夫人
卽判書公諱克智出生隆慶己巳三月十三歸于公
與公偕老壽六十九有二男二女男明漢大司憲昭
漢兵曹叅知女適叅判洪霙次適擧人鄭玄源大憲
四男一女男長一相前弘文校理次嘉相登文科未
唱名而遇害次萬相端相女幼叅知有四男女男長
殷相次弘相進士次有相翊相女并幼洪叅判有五

男長桂元永安尉尚貞明公主次桂後進士次桂臣
桂韓桂國女婿舉人李俊耇進士李時術舉人李恒
鎭鄭玄源有三男幼夫人自幼貞順勤敏不煩姆教
而女德夙就組紝之暇無通女訓內則等書卽終身
服膺公安於淸約而夫人力貧持家仰事俯育供祭
祀餉賓客一徇公意內外歡翕未嘗告罄公出入顯
要而梱防截然干請不敢入門夫人實有助焉公晩
而多病夫人躬侍湯劑晨夕扶掖不以委婢使蓋至
性素習然也嘗於壬辰避亂山谷誤聞賊逼自墮於
千仞絕壁幸衣掛側生樛枝得救出焉江都之陷不

及航海天幸得全閩烝知夫人及嘉相殉節哭且自
觧曰死無所愧何恨焉噫夫人之德宜配君子而公
之身教先施於家宜夫並美匹休餘慶未艾也銘曰
粤我　宣祖運遘覆隍羣材並騖大業重光猗歟文
忠倬彼周行王非求售雖自脫頴始躡華塗獨膺辭
命敷奏　帝庭快釋邦誣迺命秩宗亦烝　廟謨乃
典文盟式刑多士四十年間或儐或使不惟其文旣
材且智惟忠與信焉往不得度支司馬率當艱棘人
皆惕惕我無盤錯暨丁昏虐克樹倫彝兇彊所仇善
良所毗有擠坑穽或置床褥晩遣昌期終陟台軸孜

孜讜議眷眷維宜天之方蹶事有難平不賴君子孰
扶厥傾宏撫未展暮途斯促喬峯賓岳巨艎辭瀆不
泯者迹可久者名斯言非諛敢告幽冥

右副承旨梅湖曹公墓誌銘 并序

士大夫詩案之禍自古紀之矣然猶義當默容而詞
或磯激則失其中正而無足法者以余觀之曩在昏
朝梅湖曹公慶運之作直得性情之正增綱常之重
斯變雅之流也而當時之人理晦塞其及也固宜既
正倫錯枉甄叙人物而名論猶不之重卒使斯人也
留滯以歿是非命耶不佞曾叨史職備載其事復撰

之遺稿圖爲公不朽計頗悉玆非有私于公實爲世
道嘅焉耳矣今遇子弟二斯文求誌其墓隧噫誦其
詩不知其人不可也植雖不才其忍辭諸按公諱友
仁字汝益曹氏本昌寧著姓上祖某事麗祖尚公主
其後有八葉貂蟬之盛曾祖諱繼衡右副承旨祖諱
彥弘 贈戶曹參議考諱夢臣 贈吏曹判書妣平
山申氏公以嘉靖辛酉某月日生于醴泉郡蘆浦里
踰旬而慈氏卒育于外王母纔學語便曉文字四歲
能賦詩屬對有雲因碧山首烟割暮江腰之句衆稱
爲神童及壯慱學無方科業之外慕古文詞兩進兼

工聲名藉甚然擧於鄕至公車數屈萬曆戊子始中
進士薦補濟用監參奉未久罷歸庚子冬應 旨上
萬言疏指陳剴切疏久留中旣下惟請立遜位二君
後一條 命收議施行而事竟寢乙巳庭試始擢第
選入承文院例陞至博士成均館典籍歷遷司憲府
監察平安道都事刑曹正郞銀溪察訪栖屑內外若
不堪其苦而公未嘗自貶儆然也丙辰冬復出判官
鏡城中時忌也久之因事罷歸用改築鏡城之勞賞
階通政辛酉之迎 詔使以製述官被徵始拜加階
之命時長秋錮門猶設分政院名爲宿衛而實監禁

也公留京數月偶攝官入直見故宮荒寂幽閉作感
懐一章有蕭條物色陟降英靈等語又有題壁絶句
並詞婉意諷聽者可感而同直白大珩辛義立等本
李爾瞻徒隷欲希功媒進竊見以許之於是兩司交
章誣以護逆不道光海震怒親鞫于庭公供曰臣昔
忝執事行殿仰瞻 先王玉色有素今觀舊宮遺跡
自生悲感率爲此作非有他意及受刑訊辭氣益厲
連呼念 先王三語是時羣臣侍殿上者皆垂首慘
色光海亦稍霽威仍滞獄三年遭 反正得釋即拜
僉知中樞府事俄拜同副承旨轉右副未幾而遆歸

鄉墅公老入牢狴酷經硎穽衰疾轉劇越三年乙丑
五月三日卒壽六十五公資性剛介而意氣高邁好
惡太明而不設畦畛臧否甚卞而不主偏黨用是親
愛者寡𢷬拾者多鄭仁弘勢傾朝野而公每斥之以
大姦嘗作大開川說以譏貶其黨又與知舊書論南
冥講解淺深欲其彙整遺書坐是坎軻卒蹈禍機新
政之始特紆 聖眷賜予書籍擢置近侍人知其漸
於顯用則公又拙於進取一退而不復召公平生不
省産業獄事後家食益窶妻子不免饑寒而了不介
意惟好賞泉石少時徧遊域內名山水晚卜商山作

梅湖精舍仍以自號草衣芒屩混迹漁釣以爲樂其
爲學本於經訓徧讀洛建諸書間與知友剖析名理
論說到底雖積工研幾者無以過之其爲文章矢口
抒思而自中模楷筆法眞草衆體咸備得者寶之旁
及繪事足稱三絶其他樂律雜技擧能一超三昧盖
其聰明之溢而散爲風調才藝者如此初非留意務
慱而爲也惟於詩用工稍專淸俊典雅往往逼唐雖
以此得名亦以此沽禍嗚呼天之畀公以多能果何
意耶公先娶永川李氏監司仲樑孫女無子後娶眞
城李氏佐郎閱道女生一男三女男挺融辛未文科

女壻全羅都事郭弘址次鄭行源金聲直側室有五男四女男挺方武科次挺閔挺衍挺邑挺碱女壻金纘緖鄭道徵其二爲金時吉金善忠妾公之弟希仁亦文科今陜川郡守皆落拓弗偶其風素尚類也銘曰余見弇山氏書有云文人内恃故出入弗矜外忌故攻摘加苦若梅湖公之三世不遇非以是故耶金門歲星蜀道長庚哀郢非訕拜鵠惟誠一時垢蟣千古丹青彼促訾伊優磨滅而無稱者又奚足程哉

昭顯世子墓誌

上之十五年有南漢之厄 王世子入質于淸國越

九年乙酉二月始獲返國越四月戊寅 王世子有疾遷劇卒于昌慶宮之歡慶殿 上在違豫中親莅喪制嗚呼天運之戾一至於斯 上下之慟寧有旣乎擇卜越六月十五日丙寅梓室發引十九日庚午葬于 孝陵右洞坐乙向辛之原 命臣植爲之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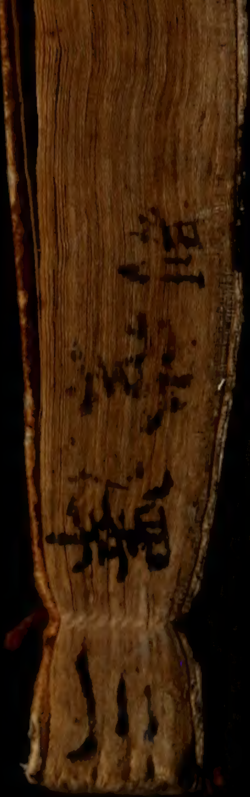
臣謹按 世子諱某萬曆壬子正月四日己亥誕生于會賢坊之潛宮幼而岐嶷頴異 上之登寶位也首選耆儒五臣教訓俻至乙丑正月禮加元服策命爲 王世子丁卯之變 車駕將幸江都先 命世子分朝鎮撫南服大臣李元翼申欽等輔之行駐全

州開撫軍司月餘兵罷入覲江都扈從還京是年十月行入學禮十二月聘參議姜碩期女封嬪親迎如禮甲戌六月　皇朝因奏請須降策封誥命并賜冕服綵段太監盧維寧來宣　世子迎送享禮如儀乙亥冬　仁烈王后昇遐秉禮宅憂猝值丙子之變從幸山城丁丑西行入瀋明年請歸國行大祥祭而不得庚辰春始得請歸覲甲申春復歸覲皆不得久留是秋轉入燕京清國已定河北卽促　世子輟還嬪御及諸公卿質子大歸　上告廟頒赦國人相慶世子久留異域數從軍旅東獵朔荒西穿燕塞跋履

山川倫經危險雖神氣自若而内受勞傷還宫以後連有寒熱之感醫方錯誤竟至不禄嗚呼痛哉 世子壽三十四嬪宫擧三男四女元孫某方就傅受學餘並幼 世子資性孝友識度英毅冲年撫軍已自令旨指揮一從 大朝命戒節損供御嚴飭陪從專務省弊裕民申令州縣毋失東作路見藁草覆濘令曰此以飼馬軍輿之時切勿屑用又厨禁牛肉酥酪亦不許供戒以勿殺耕牛從臣請乗駕轎不許中途復請則曰令明日乃 大駕去邠日也安敢坐乗終不許兩道師臣分三邑兵數千以備護衛 世子曰

吾避敵南下安用軍衆可速入援京師及次全州西
報又急大臣議轉向嶺海　世子又不肯湖南幾撓
而復定旋駕之日南民父老男女沿途頌祝至今稱
之　上之初駐山城羣臣請亟出如丁卯故事　世
子哭泣不欲遠難遠離旣而清將脅我以　世子爲
質城中盡駭三司力爭以爲決不可從　上亦不忍
也　世子卽自請曰苟安社稷而保　君父則臣何
憚行及被拘而西也大君偕行同舘以處怡愉日篤
諸從者一無閒言寧錦之役見迫從軍而　世子會
有徵疾從臣圖代以大君及當再行　世子憫大君

獨勞諉以他故而堅請自行適以軍門之令止之而
止時和好初定事釁多端殊方重譯譏巧百端 世
子處於兩間不慴不忤蹈難如夷接應彌縫舉無失
辭諸王羣帥久益歡洽終不敢加以無禮 世子坦
懷待物絕去邊幅待遇宮臣一以和厚諸有疾病困
厄者必周恤拯濟盡力乃已文學鄭雷卿在館摭禍
不測 世子冒危伸救卒不得則握手泣訣哀動左
右襲歛諸具皆自內備聞者莫不感聳常時尊敬師
傅聞其逝歿必舉哀臨吊雖已去職特念舊恩斷以
己意而行之此前所未有之舉也 上用廷臣議取

明德有勞行見中外之義　贈謚曰昭顯吁其至矣
臣謹就耳目所聆睹而志其大者如右其他如春坊
所記禮儀之節辭令之文書筵講問行館舉措非係
德行之本者不能盡著謹誌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六